

Chao Ge Wang

孫中山先生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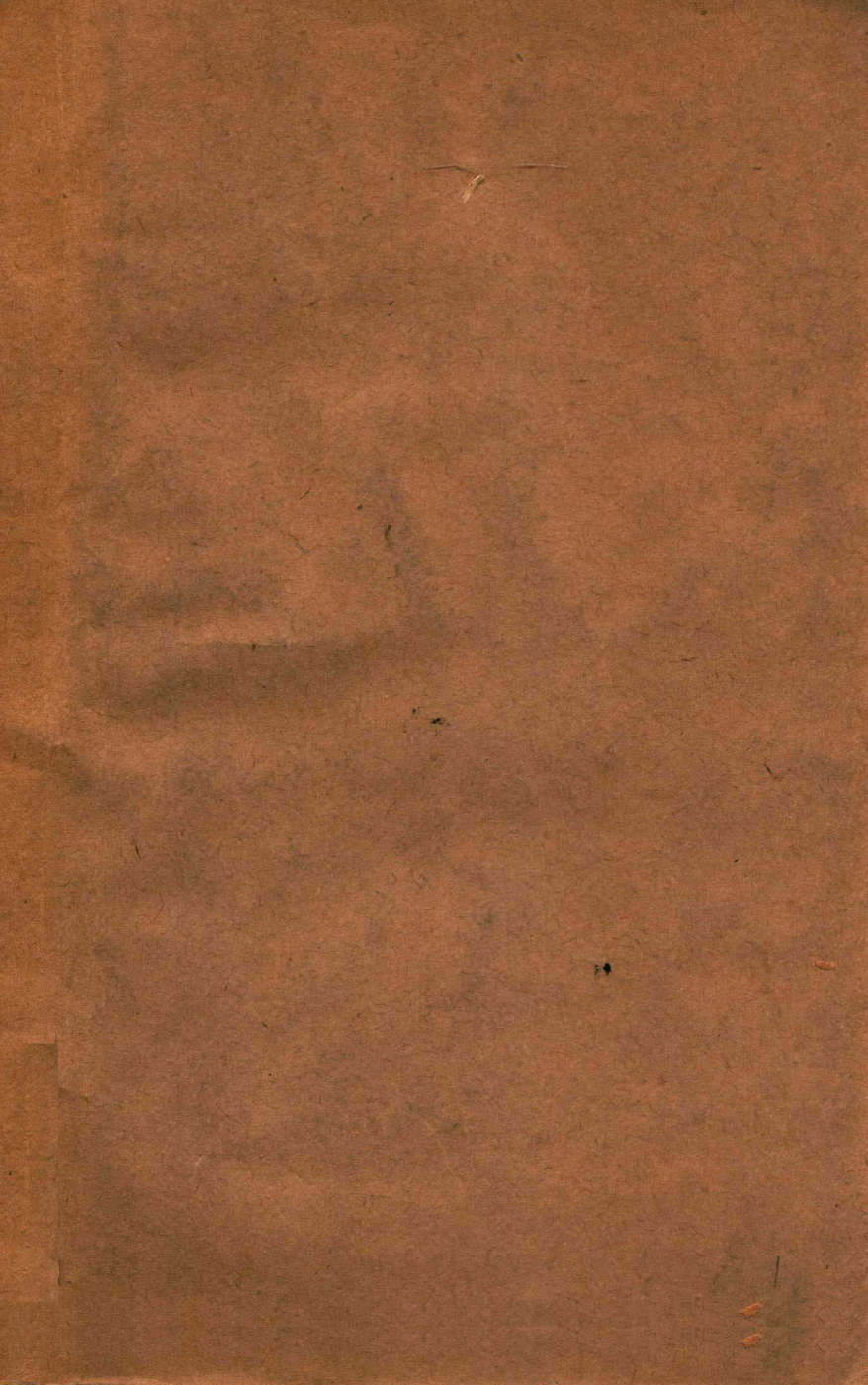
三十
三
嶠
峯
葛
致
索

孫中山先生遺著

官時寅藏原著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廿三年



二十三年二月再版

新式
標點
三十二年落花夢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標點者王文英

校訂者沈世榮

出版者
上海河南路一三七號
大達圖書供應社

託售所
暨各省
上海
廣益書局

分售所

哈爾濱 烟台 烟台 烟台 天津
承文 誠文 誠文 福裕 民衆
信厚 文興 文興 東德 東德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青島 青島 青島 營口 長春 奉天
成和 成文 中華 成文 成文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孫序

世傳隋時有東海俠客號虬髯公者，嘗游中華，遍訪豪傑，遇李靖於靈石。識世民於太原，相與談天下大事，許世民爲天人之資，曷靖助之以建大業。後世民起義師，除隋亂，果與唐室稱爲太宗。說者謂初多俠客之功，有成其志云。宮崎寅藏君者，今之俠客也。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其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數游漢土，以訪英賢，欲共建不世之奇勳，襄成興亞之大業。聞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里，相來訂交，期許甚深，曷勵極摯。方之虬髯，誠有過之。惟愧吾人無太宗之資，乏衛公之略，馳驅數載，一事無成，實多負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游歸國，將其所歷，筆之於書，以爲關心亞局興衰，籌保黃種生存者有所取資焉。吾喜其用意之良，爲心之苦，特序此以表揚之。

壬寅八月

支那

孫文逸仙

陳白君嘗贈琵琶

並題詞云：

流落潯陽婦

冰弦訴別情

吳門乞食客

亦作湘繡聲

英雄漂薄紅顏老

同抱餘情委秋草

贈爾琵琶作伴遊

一撥十年長潦倒

重印贅言

距今大約有二十年罷，我在當時朋儕中年齡最小，却最先得讀幾本當時不易得的書；其中一本就是這三十三年落花夢的譯本。年紀稍長，聽說虛無黨有『最樂莫如雪夜閉門讀禁書』的話，回憶當年，竟成了不可再得之樂。人事紛紛，兒時所見聞也漸忘了。

中山先生一死，不由人不追想往事，更不由我不追想這書；可是這書在當年還只好閉門偷讀，流傳之少可知，至今日那裏找去呢？

我們最歡喜是竟然找得一冊原本那一天，急急從事翻譯，已譯得過半。再歡喜不過的是有一位朋友在鄉裏竟發現收藏着一本當時的譯本，搜了出來，於是連再譯的前半都舍棄了，只拿原本舊譯新譯三本校核一過，結果只將舊譯本補還一些略去的地方，便付印了。

最遺憾的是朋友所藏那舊本，已頗殘破，無由知道當時譯的是誰。好在編首有幾行『說略』，當時譯者的立例還存，現在照錄在下面——

一、原本於中西生存人，姓名不備舉，所謂事關他人，應守秘密之德義。譯者或知或不知，知之亦仍其舊，以口代之；惟黃遵憲李盛鐸等，無關重要，則為填出。

一、原文約十三萬言，初譯稿約得七萬言，今復節至五萬餘言，自信事實不減，文字轉覺雅勁。

一、著者半生歷史，原不盡與中國有關係，本擬節譯，惟其思想變動進化，既足為吾國民借鏡之資，又足以覘彼國國民對中國之意向，而中山實為全書主人翁，雖運動聯合手段未詳萬一，然亦足以觀大要，竭兩月

之力，不嫌辭煩而譯之。

一，譯者疏於和文，助其不逮者，薛君蟄龍之力爲多，不敢掠美，謹誌於此。

以上是譯者當時的立例，現在重印的既然仍是那一本所改無多，他的定例當然也沒有改變。

一九二五，四月，二十日

P.
Y.

新式三十三年落花夢目次

落花夢醒	一	開新生面	三〇
故鄉之山川	一	再入夢寐之鄉國	三一
余之家庭	二	與中會主領孫逸仙	三四
中學校及大江義塾	三	素人外交家	三八
自棄卵子之反動	五	康有爲入日本	四四
爲耶穌教徒	六	南洋之風雲與吾黨之活動	四七
思想之變遷與初戀	九	形勢急轉	五〇
定大方針	一四	大舉南征	五三
入夢寐之鄉國	一六	新嘉坡之入獄	五六
無爲之四年中	一七	大本營——佐渡丸船中	六二
暹羅遠征	二〇	經綸悉破	六五
歸國三月	二二	與孫逸仙書	六七
第二之暹羅遠征	二五	惠州之革命	七二
嗚呼二兄死	二八	唱落花歌	七六

新式
標點
三十三年落花夢

落花夢醒

吉野山之花，無聲而散乎？雖然，因風而散者，其有不自由之感乎？是故，見花開如錦而喜，或見落花如潮而樂，十人十色，百人百色，千人千色，人各異其感而不異其情。意者花獨無心耳，余其爲花乎？

爲花可也，爲枝頭之花，潔與白雲競觀可也，爲方散之花，皎與白雪爭飛亦可也。但此皆屬余過去之夢想耳。夢去無痕，春來隔世，余其爲沾於泥塗之落花哉？

嗚呼！半生夢醒，而獨懷落花，則於鬢絲禪榻之間，對鏡而笑曰：「君之容貌如此軒昂，而何其無爲之甚耶？君之風度如此奇，而手腕何如錐？君之慾望如此大，而心光何如豆？君之行爲如此磊落，而性情復何如婦女？君終爲天下之不英雄乎？嗚呼！不英雄哉！天下不英雄，惟君與余耳！」乃共唱落花之歌，共奏落花之曲，不知花之夢爲余，余之夢爲花，夫花與余終必有緣矣。嗚呼！君乎！嗚呼！余乎！

故鄉之山川

雖然，余母猶以高齡而在故鄉也。若聞游子唱落花之歌，將起如何之感乎？余之妻子，亦在故鄉，停辛疇苦，而遠慰羈旅之夢，若聞征夫奏落花之曲，又將下如何之涕乎？歸乎！歸乎！市藏兵吉將以爲如何乎？歸則故鄉之山川，若何而歡迎乎？

距加藤州之銀杏城西北十餘里，有小村，曰荒尾村，民雖貧而純朴，地雖瘠而占形勝。余生於村之名族，古所謂鄉士之家。嘗朝眺小岱八郎行平之居城，七面峯於東，夕望肥前之溫泉，多良二峯於西。俯仰放大聲而歌：「英雄起處地形好。」覺萬峯迴首，四山響應，神來如贈，興往如答，以爲他日必不負所期望，而今若此嗚呼！地形之負余歟？余之負地形歟？抑爲英雄者，將如何乎？

余之家庭

語曰：「家庭之教育，作一生之運命者也。」余信之，余如何？

傷哉，孤零之身乎！余年十一，而父逝世，其行事不可得詳也。然余父實抱英雄之特性，開擊劍場以教子弟，手丸丹藥以惠村中之老且病，時醉酒發大聲，唱大歌，酣嬉淋漓，罵譏而不懼，此猶得諸記憶者也。而余所最印於腦而刻不忘者，則撫余頭而笑曰：「爲大將爲豪傑。」又以金錢爲多穢而叱之曰：「慎無中銅臭之毒！」之二事也，母承父志，教育相同。而余之親族，皆以長兄前車煽余。蓋長兄於明治初年，主張自由，民權，浪跡四方，入西鄉鹿耳之塾，十年與於革命而戰死者也。余時雖未知「大將」「豪傑」爲何人，「白山」「民權」爲何物，而思之如嬰兒之求乳，幼稚之望恩物也。又以爲官吏與兵卒，爲上帝罪惡不幸之府，社會與民黨，乃神聖而兼高尚之法團。雖賊軍謀叛，余極表同情，欣然據之，以爲心得。

余之同胞，男八，女三，余最幼，諸兄皆夭，至父歿，僅存二姊，二兄與余。二姊已嫁，二兄學於近鄉之某私塾，而余入近村之小學校，習字作文，每喜用自由，民權等字。年十五，入中學校，放任自由，狂態可掬。夫余，先天的自由，民權家也。富士之山可移，黑江之水可竭，而余志不可改。雖觸校長教員之怒，受同學之疾視，而余自信如是，則所

行亦如是。

余在中學長兄遊學於東京，二兄遊學於大坂，家產故不豐，父又不事家庭經濟，喜卹貧民，禮待人，至晚年，家政中落，而母以一女子身襲其後，能給資使三兒遊學，節衣縮食，葷茶如飴，余歸省時，輒見典質器物，背面涕泣，已復強笑而課余學之進步與否，卒能打破頭關，使余等皆受學校教育之益。母之德厚矣！浪迹江湖，論交海外，英雄豪傑，一事無成，非獨無顏見五大洲士，抑亦何以對吾母哉！

■ 中學校及大江義塾

世界敗類之人，莫如學未成，而預計吾異日當爲何官，就何職，歲得俸若干鎊，足以瞻孤雛，嚇腐鼠，此爲人道之最下級，而不意中學校之學生，語其志望，皆如是！蓋「官」與「吏」者，泥棒也，惡人也，人道之蝨賊也，自由民權之公敵也！彼等與余志望不同，時相鬥爭，呼余爲「賊」，悲哉！四面皆官軍，而賊軍僅余一人，不惟不能進而與之戰，且不得不退立於防禦之地位。又教員中有敗類二人，以自由民權家而受其教授，猶乞憐於敵而得糧，其不可以久矣。此感一起，如百怪入場，芒角四出，乃自楚歌聲裏，突然飛躍而出重圍之外，當時於頑迷，守舊之風塵莽莽中，有別樹一幟於詫麻原頭，以鼓吹自由民權，而養成學生之人格者，則「大江義塾」是也。

大江義塾者，德富蘇峯先生所開之家塾也，先生不惟鼓吹自由民權，其教育亦以自由，放任爲主義，門弟子呼爲先生不應，而使呼其名，故余等不呼爲德富先生，而曰豬一郎，課程雖定於豬一郎，而不別置塾規，由塾生議設，此所謂自治之民也。豬一郎口角飛沫，津津講法國革命史，滿座肅然。至佳處則眉飛色舞，或脫幘投地，拔刃起擊柱，豬一郎亦不制，使余有「此間樂不思蜀」之心。然余有可驚者一事，則土曜日之演說會也，塾生年

長者無論矣，十二三齡之童子，亦出爲演壇之辯士，說克林威爾、華盛頓、耀伯斯比爾、丹敦、可布亭、布拉依脫，皆振手動眉，淋漓傾倒，實足使先天擊自由民權家而黯淡無顏色。雖然，余先天自由民權家也，余所知者，「大將」「豪傑」與賊軍謀叛，一日不可離自由民權，相依爲命，而不知其他，何有於克林威爾諸人。進登演壇，無事可言，乃託病謝之，或登山逃之，先天的自由民權家，於茲亦可謂窮矣。

雖然，大江義塾者，余之理想鄉也，自由民權之天國也，余甚喜之。所憂者，演說之例耳。託病逃者屢次，終不可以已，於是自掩所短而爲之說曰：「迫於必要，則人盡得爲雄辯家，豫修練之者，藝人之事也。」嗚呼！「山寒欲動不動雲，石壓將崩未崩雪。」余先天的自由民權家之價值，卒賴此說以自高，終以不墮。

余旣以演說文章之修練，爲藝人之事，則六十有餘之同學生，無一不爲藝人，余何事而懼。於是一敬畏之旋渦滅，而一輕蔑之旋渦生，生生相續，旋旋不已，無何，而又有一疑問浮現於腦，以爲彼等敝自由民權於口，聲聲如杜宇之血，豈感物而鳴，抑果出於荃之衷情，而然乎？余得此疑問，廢書忘寢，終不自信，乃就塾中第一之熱誠家而求解釋曰：「君之熱誠，余知之矣。但以一死報國民之言，其爲自動力，抑爲被動力，果爲道德所激發，或爲功名心所驅，使願君爲我一吐其真情！」彼截然而笑曰：「人豈無名譽心乎？人間之活動，唯爲此也。若我則渾身是名譽心，此可掬以示我同志者。」余聞而適然驚曰：「猪一郎何如？」彼曰：「猪一郎者，名譽心之熱力，更漲高於吾輩一度。」彼見余有失望之色，若慰者而謂余曰：「男兒生世，知有建大功，揚大名而死耳，他何慮！然此言也，益不足以慰余心。余於此時，旋渦亂起，竊自以爲凡爲國家人民而死者，爲賣名而死者也，非猶是一種之利己主義乎？夫飲羊之徒，不如屠狗，名士死青山，而貪夫亦狗金穴。彼等皆所謂詐欺漢也，猪一郎猶如是，則天下士可推而知。余於是爲獨斷的推理家，虎虎自是，不但蔑視同學，且蔑視猪一郎，不但蔑視猪一郎，且蔑

視天下之有志家，及古今中外英雄豪傑。既而胸中又一旋渦起，反觀自省，不知自由，民權之何物，而如何說之。不辨權利平等之何狀，而如何唱之？余爲自由，民權之奴隸，空揮淚而說自由，民權，甯非劣於同學乎！余乃以蔑視同學之心，而自蔑視。嗚呼！虛我擲去，真我不來，心如斷絲之紙鴛，海天無際，飄蕩隨風，若聽其所之，而休究厥歸結，終爲自棄，以爲人生五六十年，唯任意欲情動，而了此一生耳。取鏡照人，迴面而發見自己之醜，不自知，而入於哲學之疑問也。

自棄者，墮落之先進，天下至險之景象也！彼無所求，無所欲，故無所爲。自棄者，又無形之自殺也。於是逐胸中一片之悲愁，而生精神一點之苦痛，苦更逐苦而生迷，迷苦錯綜，盲進不退，於是窮大失其居，故於自棄之心，實燃有哀衰之情燄，幸有此情燄之燃，而此燄一與真機相觸，卽闊然而入於道，否則終自燒死耳。然則自棄者，非致命症，是生死一髮之歧路也！唯有運命神以監視之耳。

余爲自棄之卵子，而立此至險至苦之地，果何所爲？既脫名譽之羈絆，破道義之壁壘，無是非，無善惡，以好酒而痛飲於酒樓之上，以嗜食而大嚼於屠門之前。且年少風流，思求彼美，千金買笑，苦無纏頭，乘自棄之烈火，雖爲盜亦所不惜，然幸不入魔，斯慾未遂，此余所回顧而自賀，且以自慰耳。

余在自由鄉之大江義塾，今轉爲此身之不自自由鄉也。彼自由民權之詐欺漢，及名譽之奴隸，見余日必饜酒肉，伴狂而歸，冷嘲熱罵之不已。自棄卵子，亦蔑視此公虱，不屑與辨，一旦不安厥屋，遂浩然長嘯，辭大江義塾而出。

自棄卵子之反動

余以自棄之大決心，立於紅塵間，運命之神，將如何遇余乎？余之退學而出也，遇同鄉之友，共居客邸，彼等說自由，民權之可貴，復說忠，孝，仁，義之可尊。說忠，孝，仁，義之可尊，復及燕瘦環肥，倡條治葉之可羨。口角飛沫，雜奏不倫，時暖酒小酌，乘醉出行，彼不知余有自棄之大決心，故始而祕之，終乃誘之。嗚呼！余既有此決心，何爲不以是爲自棄之息壤哉！然終斷斷拒之，而不自知其理由，遂去客邸而寄宿某私塾，與彼等絕交。

天不欲使英雄終老於無何有之鄉，則必有以磨練之，摧折之，遊戲之，離奇變化，終歸於最後之一點而後已。余今非其時也。回首當年，欲爲文人，爲學者，爲大將，爲賊軍，爲花和尚，爲濟顛僧，爲登徒子，而皆不成，今處某私塾，以厭棄友人之言行，一爲余之經濟作然。則以育英之學校，而居自棄之卯子，避四五可厭之友人，而反與四五十可厭之友人處，乃屢發「我瞻四方，登蹙靡聘」之嘆，雖窮屈不自由鄉之大江，義塾自由，民權，詐僞漢之舊同學，亦屢入自棄卯子之夢。嗚呼！關塞極天，江湖滿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自棄之卯子，再變而爲不平動物，三變而爲厭世之人，雖世界風雲，春秋花月，獨此心地之間，大千塵廓，衆萬陰沈，如死灰之不復然，槁木之不復蘇，絞聲伏泣，余其爲楚囚以終老哉！

爲耶穌教徒

莊子曰：「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况乎兄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諒哉，善道人情之言。余當自棄之時，偶得非詐僞漢，色，餓鬼之友一人，日與策杖瞻帝城春樹之勝，日曠夕，復爲嚮導過耶穌教會堂，入聽其所唱讚美歌，亦明朗，亦清愴，瀏然如振秋玉，不覺使余心逸塵埃而無滓；及聞其所說之上帝存在論，不覺使余有如望光明於暗夜之感。說教既終，又讀排哀勃爾一節，不覺使余魂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如悲，如喜，起一

種不可言之感想。出堂，即購排哀勃爾與讚美歌讀之；又探宜教師所讀一節而讀之曰：「目爲身之光，目瞭，則全身明；目眊，則全身暗；是故爾無憂世之黑暗也，先去暗於而心。」又曰：「告爾等爲生命而慮食，爲身體而慮衣，勿憂慮，非生命糧自優，身體衣自優者乎？爾見天空之鳥，不爲穢，不蓄於食，然爾之天父，養之而自結，爾等較之而孰勝？誰得以煩憂而延其生命者乎？」言言語語，皆如銳劍之芒，刺余於心，句句節節，無不爲余滂通生命之活泉。余悲喜交集，泣而讀，讀而泣，徹夜不寐，陰氣沉沉而來襲心，則運命之神，或者其猶未棄余歟？

自棄之卵，一變而爲希望之兒。一週日間，讀排哀勃爾，不遑交睫，讀「人若見婦女而起肉感者，衷心以爲姦淫也。」與「若右之目，陷爾於罪，則拔出而棄之。」等句，不覺震慄。而至讀「終荷重負者我。」與「誰求其兒派痕而與以石乎！」等語，不自知其雀躍也。彼色餓鬼安能參此消息乎？色餓鬼，爾不知毀譽之外，有道義，余今得認之，不知肉體以外有靈魂，余今得迺之，不知有爲神於人間之上，余今得捉之。公等逐粉脂之臭，而余從藐姑射山之神人以游。余自此遠矣！今我非昨我，任千百輩之詈罵嘲笑，余終無所見，無所聞。

下日曜，復往聽之。既畢，出教會堂，感情滿胸，獨尋歸路，忽有人叩余肩，回顧，則宜教師也。謂余曰：「卿可爲實受神惠之人，神必救卿，我名甫希耶，居於築地之四番館，如不棄，請枉駕共談教宗。」乃取一小冊授余，袖之歸，乃基督教三綱領，中分神之存在，人間之罪惡，及基督之贖罪，意簡說明，爲斯道之初學本。

翌日，往訪甫希耶師，彼喜迎入，紹介其細君子女。師爲余作排哀勃爾之講義，細君爲余教授英語之初步，余自是日就學於築地四番，無虛日。

流光似水，櫻花已謝，而榴火將明。甫希耶師挈家避暑，遂與余別。時聞舊師猪一郎在芝浦，往謁之，叩近狀，余以熱中耶穌教對，師大喜，勸余至其寓，且紹介其友小崎師。余自是得入小崎師之門，每日從芝浦寓所至其處，

以求孟晉於耶穌教之道。

暑假已過，學校復開，學生皆來京就業，余亦辭私塾而入早稻田專門校。當時猪一郎決閉大江義塾，而駐東京。塾生隨之者頗多，入專門校者亦不少，回首前塵，墜歡如夢。當時余與舊同學生四人，以月費不給，另借屋於豐島村，炊爨自給，茹苦而甘，人稱之曰「五貧軒」。余每日躍赴小崎師之番町教會，研究至道。嗚呼，古昔蓋世英雄自命之人，往往不轉瞬而課虛求寂，余方盛年，已蹈此境。讀「不信平生臂鷹手，挑燈聞數佛前錢。」之句，未嘗不撫心長歎，寄一掬同情之淚也！

余以方盛年華，飯心清教，戰勝芻豢之場，課功微芒之際，時則余年既十七矣。小崎師勸余受洗禮，余甚願；惟念余之問道，皆甫希耶師之功，則今宜就甫希耶而入之，以此情告小崎，小崎似可。徐謂曰：「甫希耶所屬之教派，為浸禮會，於其教會政治，略近吾派，但就洗禮之義，有費事耳，宜從君之欲。」余乃知耶穌教有八家，九宗之別，乃就問理由，而擇組合派，探其教會政治之共和，與信仰條目之自由，而受洗禮。嗚呼，向所擲之自由，民權，今如已墮之胎，絕而復蘇。唯余亦不自知其何以然。然至此，而余與自由，民權，仍如並核之仁，不可剖擘。

余偶歸鄉，說母入道，再至東京，二兄與其友災戶君，皆自大阪來，居麴村之客館，余亦共居。常見彼二人避余密談，心訝之，不敢言，唯乘時觸機，力說吾道以引入之。彼謂余曰：「宗教之事，固為重要，然吾今大事在心，無暇研究。夫黃鵠一舉，見天地之方圓，斥晏藩籬，安知其志！」余曰：「世事已成黑白棋，禍福正如反覆手。天下重大事，孰有過於立命者？」乃緝排哀物，爾爾，摘示其言曰：「人若得全世界而失生命，有何益乎？」以鞭之。彼乃熟讀反復，若有動心。少頃，慘然謂余曰：「汝以冷炭置吾腸，吾欲棄汝之忠言，遂己之目的，而熱力不繼，汝之力大哉！雖然，孺子可教也。」乃吐其胸中祕密之義，屏人握手，而告余曰：「今日世界之現狀，一弱肉強食之修羅場，強

者逞其暴威，則弱者之權利，自不得不供龍虎之啖食，犬狼之搏噬，此豈可漠視之哉！爾誠愛好自由，民權，亦知自由民權，乃誕生於強權之下，兩強不能相消，而可以相平；而相平之初，則非擲可驚之代價，終不能有恢復之一日。今者歐亞交通，而以日本爲之關鍵，然而區區浮海蜻蜓洲，決不能以有爲。而亞洲運命之岐路，懸於隔海之支那；支那雖衰，地廣漠，人衆多，物殷富，歐洲所謂東方睡獅國，苟插鎗伐鼓以醒之，傾太平洋水以浴之，振鬣舞爪，以與吾日本相提攜，則恢復權利之策也。——輪紅日東方湧，約爾黃人捧海王之祖天神種，足踏全球動，——非衛言也。時無英雄，非戰之罪，舉而措之猶反手也。故余數年來，決意入支那，徧物色英雄而說之，若得其人，則願執犬馬之勞，不得則欲自立而任之，使亞陸風雲，卷舒於三島之掌握，豈非驚天動地之事哉！己與一友約，竊爲入清之備，原期不汝知也。今聞汝之言，心甚不安，力命相爭，吾不能造列禦寇而贊之。嗚呼，吾復爲五里霧中之人哉！——自此每日搗排，哀勅爾，獨驅出郊外，遂求立命，終爲斯道之人，入清之志望，亦幾消滅矣。而余此時腦界，反留支那印象，以爲入支那而爲傳道師也，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余之得窺見歐亞大局之關係，於彼國運命之重且大者，至今猶感二兄之賜也。

思想之變遷與初戀

當時一兄病在家，書來告余，余與二兄歸鄉。參商久闕，燈燭一堂，皆爲侍母之身。余與二兄，乃以耶穌教說服一兄，一兄以道理主義應之，論鋒一交，銳不可屈，母常在傍傾聽；久之，家庭之婢僕，隣里之子女，皆來研究，廢淫鄙之謠俗，唱清愴之讚美歌，而余每日曜，亦必說教，余之一家，遂爲宗教哲學之研究所。

余既熱心於博愛，平等之教，而爲家庭之傳教師，論道一室，雖貧不憂，然出門四顧，秋風黃葉，四山蕭然，野無

生氣，農有菜色；上迫賦稅之論，下苦債臺之築；哀此窮氓，有數十人墮余家訴窮狀，且乘醉吐暴言；母與兩兄，不噴而助以金，且教以處置方法，恢復權利之策，熱心溢面，皆叩頭垂淚去。嗚呼！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彼等實爲心之純者，天何酷虐，人何冤孽，而組織此不博愛，不平等之世界哉！

時余村有一農婦名娜迦，操作過於男子，并天成之雄辯家也。余聆其談話，至於有一夜不成眠之事。其言曰：「說是栽地種田就不得窮，那栽田種地都靠不住，就是只好去吃水了。我也有一個十八歲的時候，歡喜那個老漢就從了他。從了他以後，他只有一個鍋，二個飯碗，筷子四根，還有一個盆，就是他的家私。他把我帶起來，就借了公子家的田地來栽種，農忙不農忙，我們都是不要命的去做，你們老太爺老太太知道的，三年的光景就積了四五十俵的米，（一俵有五斗樣子）我們無一回欠過租谷，那是頂好的了。兩個人歡愛的中間，又不能說不，那知道生了兒女，生下兒來要關照小孩，添了人口，我就一點事都不能做了。小兒傷風請醫生，添衣服，那裏這裏，我們肚子又大了，我想許願生出來是死的就頂好了。我聽着我的小孩叫的聲音，只差說殺了他好了。我現在三個月，沒有一個月在田地內去做活的，以前費了多大力積下點米，已經一天一天減少，快要沒有了。再氣顛也不中用，不知不覺把肚子一摩，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懷了胎。中間有死了的，死後要埋他，就是這樣不知費了多少米呀飯呀，想起借錢來要利錢，追起來了不得。過一世人麼，一生都是在火爐上過日子啣！」嗚呼，其先與麵包於人乎？其先給與福音於人乎？是當時新在余胸中所起之疑問，乃以此意叩吾兄。一兄曰：「由宗教之安心以慰貧境者，非完全之方法也；慈善之救助，道義之小惠，而一時之姑息手段也；若溯人權之原理，而圖恢復之策始可矣。」又曰：「土地者，天供人類之共同物也，人耕作土地而有收穫之權，無占踞土地而事壟斷之權也。豈獨土地然，世界文明器機，皆殺人而終自殺之具，欲以所謂道理之大法，返照現社會，提其缺陷，

而與以正當之釋明，則不但一變貧民之狀態，且將共逸於現社會以外，而後真平和，幸福可長保也。『余猶聞歐美社會黨之主張，與其方法；且聞亨里池行克拉夫脫金之名也。夫唯見一死人而激成感情，終至死生分別而爲釋迦牟尼佛，蓋根器之上乘者也。余爲鈍根下器之人，見乞食貧民，不知幾千百，見時偶灑兩行之淚，或投一二厘以胡魔化一點之芳心，實未嘗揭「貧」而爲胸中之問題也。天偶福余，促歸鄉，使親接貧民之狀態，又使一兄下道理的斷定，而終以貧之印象，銘鏤於心，嗚呼！天意何爲，余曷知之！蓋天意者，隱於人界之偶然者也。家居半年，至熊本入海老名師之門。嘗聞其說教，喜其思想議論。至長崎，欲大修練，乃自定課外之課，而窺神學社會之一班，余此時猶爲信仰，豈知血潮腦電，已變動於方寸之間，而思想界之風雲，捲地來矣。

余爲求知而讀書，然知一事，則動生一疑，爲進道而索理，然得一理，則又生一障。終打破此疑雲障霧，否定基督之神性，於是不可名言之感，油然而起於胸中。將依然而神事基督乎？則放棄其新知，而退歸舊步，是不可能之事也。然既知不可以祈禱動天地，如何而問天以搔首乎？既悟人間之心性，以鍊磨而進道，又如何求基督之贖罪乎？余於是胸中旋渦，續續亂起，曩時所沉醉於春風之博愛平等主義，歸於消極。秋風狂吹，余復爲煩躁沉鬱之人，遂廢讀書而隱於余所謂祈禱之山。時而號泣，時而自笑，沈思渺慮，情激感窮，如是七日。余遂自謂真宰在世理性，存吾天賦良知，何難，何悚，乃下山歸學校。

當時二兄偶來一書，則亦述信仰之變化者也。其要旨則始疑基督神性爲不足恃，更以森羅萬象，爲造化之聖書，虛衷靈明，爲自己之救世。研究之以入自化之大道，又附友人藤島君書曰：『天賜清閑，得親古聖賢之機，默座靜考，於陽明知行之說，大有所得，終脫基督之門，以自拓吾道。』夫銅山西崩，洛鐘東應，蕤賓鉄躍，晨風鳥鳴，而我三人，同時變化，亦奇矣哉！

「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是時余偶得一友，西洋之乞食叟也。人以行跡太奇，稱之曰「狂乞食」。然彼獨以宇宙之眞民自居，而目天下之人爲狂。彼把持一種之凡神說，爲極端之自然主義，故反對於基督教之有神說，而憎惡現世之文明。欲盡破壞之而爲無政府之世界；奮個人之私有權，而爲共有；撤貿易，廢商賈，舉世界人類而爲共同生活之一家族。驅萬民使爲農夫，以歸於太古。余於彼之主張，固不爲驚，而人無不駭走，以爲狂，故曰「狂乞食」。

余交乞食叟而受其益者不少，遠基督迷想之助力，識歐美貧民之狀態，向所受於家庭，依於基督之自由，民權，加一層廣闊切實之定義，皆叟之賜也。而當時長崎同人，有一奇怪不可思議之社會，曰「製糞社」。其名奇，其事奇，其人亦奇，佐藤君爲社主，而一木、鈴木、則元、本城等佐之；其職員徽號，如白米伯、馬骨男，雖皆爵祿以下之人，而皆以奇鳴世，日會合而競爲奇說怪論。余以弱冠之年，玷其末班，陸離長劍，崔巍切雲，臭腐神奇，不可捉摸。一夕偶言乞食叟事，皆大奇之，命余偕來，則敝衣冠，面目不可喜，清醜入圖畫，視之如古銅古玉，娑婆然權奇，海外之異寶也。語甚洽，自是遂有起一學校之議。余乃往說近鄉志士前田君，使出資，前田諾之，來長崎，迎乞食先生，乃與乞食先生偕至前田家，居數月。學校之事未成，而爲警吏與偵目爲虛無黨，巴克甯之流亞，遂命歸長崎。至長崎，復不見容於官，神龍見首不見尾，自是足跡杳然矣。先生名亞布拉哈麻，瑞典國人，而世界之無籍者也。嗚呼！人生幾憂患，不知彼將如何而逞其華嚴之夢想於天地間哉！

乞食先生去，而余念之滋不忘。先生者，余之友也，師也，無形之大恩人也。余妻前田氏之導師也。當彼在前田家，屢於彼女前譽余爲稀世之大人物，而於余前，勸與彼女結夫婦，余遂允之。至今舉三兒也。嗚呼！風雲氣盡，每愛春華，兒女根深，動忘國是。追風逸足，情絲可以絆之；破浪輕舟，情海可以溺之。生而爲人之夫，之妻，之子，

果可謂幸福乎！然當初一刹那之快感，實人生稀有之大紀念，明知快感刹那，不足以易終生苦痛，而余於此時主義，無天地，無萬物，無生命，又奚遑回首而顧苦痛於後哉！戀哉！是問題以外之大勢也。雖然，「吉祥宜用」，「長無相忘」，是戀之辯護，而亦人生之大問題也。

余當與戀性迎合之時，並不以為遭遇之強敵。蓋余時未有處世之大方針也。但幸脫基督教之範圍，以斷絕福音之念，是自然之發達也。研磨進道，至道窮而冥合於宇宙之真理，以斷運命，亦自然之歸結也。因亞布拉哈麻而知歐美諸國文明之狀態，實貨本勞動不平等之世界；因一兄而知人種競爭劇烈之現情，實武裝平和不可終日之際運，於是湖人權之原理，說社會之規則，知非犧牲現世，不足以來未來之幸福，而實行博愛，平等自由，民權之主義。雖然，事既大矣，建策豈易易哉！建斯策者，求余之立命也。故余終汲汲以求，求而不得，余惟竭終生之力，以與之戰，而偶來此豫想以外之強敵，橫阻吾之進路者，何也？則所謂「戀」是也。

美哉，余之愛戀觀乎！方欲與前田氏結夫婦之時，欲豫顧前途之利害，以抑制之而無效。為計彼前途之幸福，以抑制之，而亦無效。蓋余已忘前途之利害，擲彼我之得失，瀰漫太空，惟此戀之一字。故母與一兄雖諾約，而二兄與先輩，皆屢說早婚之害，而余不從。夫當時之余非余，直戀之化身而已，甯戚之房歌，柴桑之所願，雉朝飛之所絃，思想單純，集於一點，雖有如何之解脫，而終無以易之矣。

余既受戀之魔難，深造直入，而至其極，既至其極，而受反撥覺醒之一機，至此而始有如犯大罪惡之感；如墜落於千仞谷之想，如登天堂而忽墮於陰府之危懼，心緒如麻，紛糾錯綜，孕出不可名言之苦痛。既而胸中之志，望如激浪之打船尾而來，曩時忠告之言，二兄與先輩之畫影，歷歷如繪，如聞其嘲笑與夫太息不自己之聲。余乃鞭自激之感情，跳出於春蠶百繭之內，卒解除夫婦之契約，岸然向前途而去！

天下事屬於既往之界，苟回首思之，未有不足以供驚且笑。余之欲脫戀之羈絆，解除夫婦之契約，必得余妻之認許，而余妻不願也。泣而叩頭以請之，而心折其數行之紅淚，復鼓氣揮淚以爭之。而情見勢絀於其不動之妙力。然余既知戀與志望不兩立，故直以余妻爲志望之敵而憎惡之，雖然，拔山蓋世，惆悵虞兮，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將擲此志望，而爲戀情之奴乎？又心知其斷斷不可。量後乃取三十六計中之上策，搖鞭背花，逃亡海外，脫戀情之鄉而後已。

余先欲渡布哇，從事工作，行儉勤貯蓄之法。而後留學美國，乃賣祖傳佛像，得三十金，至長崎，而二兄之電至，曰：「知往他處，待吾來，卽如命。」既而二兄來，謂余曰：「聞汝有布哇之行，果有之乎？」余曰：「然。」曰：「吾聞此事而急來者，爲與汝大有所談，當世雖不乏才傑士，而革命之烈火，與民族主義之潮流，兩者殆有密切之關係，汝初出，不可不慎其方！頃者，余心有所決，欲告之汝，汝亦吐露其志願，彼此無隱！」於是於瓊浦橫丁之客館，月白星稀之良宵，余剪燈，二兄煎茶，難議問答，叢談終夜。嗚呼！此一夜也，實余確立半生方針之大紀念日矣。

定大方針

二兄不惟爲余暗室之明燈，又爲指示一生航行進路之磁極也。彼之言曰：「人有言，支那國民，尊古之國民也；尊古故無進步，無進步，故其故治思想，如求之於骨董之肆。然其穩和樸實，於吾等爲近，夫其尊古之深，則或其去古之反撥力亦速。吾隔海而望，因朝曦之回射線，而見其社會表面，若眈然不知壓制之苦痛，屈服於滿洲政府三百年，而幽幽慘慘之民氣，實合有一種之精采，無十年不放光一次。異日革命一粒火，必膨脹於亞陸。豈非立極之好機會乎？言論畢竟無效於世，願共入支那內地聯絡秘密之社會，收攬革命之英雄，以測定趨勢之

重心點。若支那得光復，則印度可興，暹羅安南可振，菲律賓埃及可救也。而至如佛蘭西、美利堅，則民族帝國主義之梟傑，其國民雖高尚，吾不欲見之。夫汝欲恢復人權，奪回權利，使我黃人爲有名譽之種族，轟轟烈烈，建新紀元於宇宙間，此外不可求也！余聞之，始而悲，繼而笑，終乃拔劍起舞，五體投地，而謝二兄之指示，一生之大方針，於是立矣！乃議定余先入彼地，二兄從之，指以此事欲謀於一兄，發長崎歸里。

余語一兄以二人所協定，而徵其意見，彼曰：「使支那人而辨識高明深遠之理，此不可能之事也。若爲可能之事，而辨髮胡服，且僞託姓氏生國以說道，則是爲達正義之目的，以用權道者，吾所不取也。苟欲陳正義於天下，則其方法手段，亦不可不公明正大，若不依權道，則志望不行於世，雖不行之亦可也。」余曰：「志存於公而非私，成則登亞洲之民於自由平等之天國，不成則以吾之血，浴自由平等之魂，吾惟建三色旗以進行，於人雖見爲權道，於我無所病。」一兄曰：「主張一代而不行，公然號呼於天下，則百世之下，猶有繼其志而起者，余甯安之而已。」余曰：「議論已盡於此，君行志，臣行意，夫黃河清而聖人出，在一兄之年，或見之耳。」彼此背馳，不能歸一，遂揮手道珍重，各從所信而爲之。

余與二兄如焚如沸，如裂之熱腸，而爲一兄之冷語所浸灌，幾隱隱奪氣，二兄乃自慰曰：「吾等之事如博局，吾與爾皆鈞注也。雖然，一兄之言，如宗家開基之法，彼其於功也，去頓而用漸，待時發生，吾等若不幸而死，其精神猶賴一兄而活。」二兄又曰：「兄弟二人不從軍，先人之格言，蓋恐一敗而兩死也，吾等賴正義立命，破除萬事，然苟得良友一人與之偕，庶足補萬一之缺陷。時友人吞宇君在東京，余馳往說，彼極表同情，遂約與吞宇先發支那之上海。」

吞宇君者，富於血性之偉男子也。故志一決，即定支那之行，意氣飛揚，若瞬息千里，風利不迫，遂先至長崎修

語學。余以旅費未來，遷延時日，未幾得疾入病院。又罹熱疾，病臥旅館。嗚呼！吾朝受命而夕飲冰，吾之熱衷至矣！抱懷大志，未能出發，身欲奮飛而病在床，余其數奇哉！

入夢寐之鄉國

余既經千回百折，而準備出發於錦繡山河，黃金海岸之支那大帝國，定大方針，達大目的。斯時也，志望如雲，身輕如葉，嘯傲凌滄，躊躇滿志，束裝待發。而先有一不如意事起，則表同情之吞字君，來自長崎，乞解盟約，問其故曰：「吾於理想信念之上，來一大變動，余自信此行之無益，而且有危道。故願易辦事之方針，復歸於求學。」既屢揮其得意之辯舌，若以其所心得者，詔余使服從，移虛靈有神說之妄，而論物質主義之所以合理。而優勝劣敗主義，而快樂主義，皆據自唯物論來所立之腳根點，終乃質言曰：「吾之所欲單刀直入者，學問之問題，而非世界之問題也。求世界之問題，亦必於世界學問之國求之也。」雖然，余終不與之爭，獨立念第二之鄉國，懷旅資，孤劍飄然，向長崎而出發。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實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余入夢寐間第二故鄉之日也。是時，余至長崎，乘西京丸而向上海，航行二日，望吳淞之一角。水天雲影，海陸濤聲，一髮中原，睡獅醒未？是支那之大陸哉！山靈迎，余海若款，余即余亦謬附於似曾相識之列。船進港口，而大陸風景，眼底一新。江漢朝宗，華夷同軌，余立船頭，顧望低徊，潸然泣下，同舟錯愕，惟余亦不自知其何故。嗚呼！數行熱淚，洒向寒潮，此感此情，非與余同夢之人，安有索解人而同領略哉！船至上海，乃解裝入常磐館。

居常磐館十餘日，復採持久策，而移住於小客寓。備支那人之教師，而始修語學。然居無幾何，客黨將罄，曩時

聽說長安出門西笑，今茲親歷其境，乃發居大不易之歎。讀「一錢逼死英雄漢」之句，未嘗不灰心短氣，欲認直於運命之神之前也！乃不及待二兄之來，黯然與第二之故鄉別。搭郵船返長崎，悄然歸鄉，天下不如意事，十居八九，羊叔之言，豈欺我哉？

■無爲之四年中

歸鄉無幾時，余與前田女士舉結婚禮。夫余既出於戀之重圍，今者過來人，抑復何懼？然余之知己前輩，皆恐晏安耽毒溺於新婦之愛，則意氣銷沈，不復用世，而余以彼等之憂慮於余者，亦自爲憂慮。閨房荆棘，脂粉兜整，回顧此身，不覺戰慄。是故人天幸福，余直以爲苦痛之場。嗚呼！戀乎！愛乎！汝何負於余乎！但欲插余而拘禁於汝之局內，則偶焉而不得不敵視汝矣！

凡資格未熟，而輕負責任於其身，猶不自以爲不幸而安之，則其人之出人必不遠矣。故貧而爲一家之主，志操未定而爲人之親，皆所以消耗才士之心，摧折英雄之氣，大好崢嶸頭角，終之與礪石同朽也。余之歸家也，三分家財而取其一，構一屋於本宅之旁，不自知而醉於一家之春。既而生計之問題起矣，而一子亦舉矣。余感責任之重，戰戀愛，戰生計，兩不能勝，而三載星霜，如夢消過，浮世勞勞，何處可容快樂？乃復向楚歌聲裏，掩旗息鼓，跳身出重圍以行！

當時二兄罹病在熊本，治療之暇，修英法語學。余乃往提一計曰：「天下事不能待天之成，我能者自進而當其衝。弟幸識朝鮮亡命之士金玉均，彼殆無家無國之人。夢斷故山，而眼有炯察大局之力。若以三寸舌說降其心，使知支那問題之重要，彼或舉全力而爲援，號召海內外亡命，則天下事或可爲。予試往說之。」二兄大贊成。

余乃出發而向東京。

玉城之南，品海之濱，清風洗都門之塵之處，有海水浴場，金君避俗而居此，往通刺，得謁，座有二三同席之客，方劇譚。余乃請問，彼首肯，客去，命家婢棹舟，乘月明，把余手而浮於品海，以開談話之端緒。余乃正座而先述有意於支那之行，進說對於支那之觀察，終乃乞其援助。彼即應言曰：「以全世界運命，而博進於支那之一賭場。故支那者，不惟爲東亞運命之楔子，實世界之問題也。區區我朝鮮與日本，何足措手吾誓此。後，惟解決支那之局勢而後敢言他。先生言是也！」已乃小語曰：「僕未有游清之志，準備已成，將發程於此日。往復不二句，君歸鄉，待僕之消息。」余再拜進一觴爲金君壽，君受而飲之，發大聲，誦朝鮮歌。又命余賦詩，洽談而歸。嗚呼！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至今使余魂夢，猶繚繞於品海之烟波間，而當時之感慨何如哉！

余既述金君之言，歸告二兄，此時胸中志望，如潮如雲而起，美滿快心，直無言喻，但覺魂夢自甜，飲食增勝。豈意遲客不來，眼穿西望，而新聞警報，傳金君於旅館爲朝鮮逆黨洪鐘宇所鎗殺。余與二兄，驚駭欲絕，電詢支那果爲確耗。從古好事多磨折，余等惟一志望，方在開演之時，笳鼓未鳴，乃依不情之慘劇而斷嗚呼！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一生爲通客，死作鬼雄，君既死矣，誰與余語胸中之祕密乎！

金君之喪，歸自支那。余與二兄發東京，會葬者以千數。中有一貌不揚短肥之紳士，余見之，若有異者。及至墓地，依友人而得通刺問訊，實隱於瓊浦市上無名之英雄也。嗚呼！誰知此後爲救余等無名之恩人乎？

葬事畢，余又見一無名之女俠，女俠名玉，北海人也。慕金君而來東京，及有上海之行，舉一身之所有而付商賈，以助其旅用。余悲其情，送歸其寓，揮淚而別。嗚呼！誰知此後復賴此女俠而爲求活路之身乎？

異哉，東亞三國，好合未媾，而怨毒先來。及金君孽障，正值風雲變態，轉動於黃海之津。朝鮮東學黨之氣勢益

旺，而日清衝突之事機愈迫。於是屢調軍隊，募集通譯官，起國民兵之調查，行國民軍志願之運動。而余兄弟曾遊支那，官召爲通譯，不赴。余謂兩兄曰：「如此不知何日逢國民軍之召集，不如暫遊國。」一時二兄欲爲那行，而苦無資，乃出賣土地，不如意，姑典之。得數百金，懷至東京。余亦售屋開旅館，以爲妻子計。料理既畢，向京時，有岩本君者，在神戶，盛稱暹羅經綸。余由與彼共事同鄉友檜前君之介紹，而因知其國之情事，并知支人於其國甚有勢力。乃翻然欲於大處落墨，小處下手，去無佛處而稱尊也。抱此疑問，至東京，復承二兄議方，余提出之方案凡三條：一訪無名之英雄，披露祕密，而要求相助；二潛身女俠之函館，專修支那語學，即以帶之數百金，直入支那內地；三暹羅之地，易於生活，而支那人占大半，若至彼以習熟支那之言語風俗，可作礎，而見機以入支那。反覆不決，終至不得已，悉試三策以行之。

求英雄豪傑於志士之羣，豈無一人之響應與助力而終不可以允者？彼等不脫名譽與經濟之問題耳。是真英雄豪傑，不可以名求。至不得已而於青鞋布襪，碧纓紅袖中物色之，豈得已哉！余既籌畫三策，乃決意先函館，訪無名之女俠，此時直以北海一藝妓，重於天下之有志家也。

至函館，即發書女俠以求面會，女俠自來訪余，問以來意，余正色告之，而求其處置，彼欣然應諾。而迺值日戰爭，支那人皆歸國，存者無教師之資格，深爲余悲事之齟齬。來旅館，贈菓子箱以告別。啓之，則烟卷中有無紙幣在也。嗚呼！離情苦語，愴悅難雙。女俠今不知如何乎？一事無成，愧知已耳！

余歸東京，告二兄，二兄亦感女俠起而顧余曰：「吾學方甄相馬數年，果於牝牡曬黃外得之，往哉！往說無之英雄也！」乃相攜而出。

於車馬塵市之中，而自覺別有一天地者，無名英雄之寓也。主客鼎坐以談事，音聲微，而意義高朗者，二兄

正威儀，默坐而聽者，無名之英雄也；而危其結果，心其成效者，余此時之情也。彼之言曰：「兩君之志誠甚善，然我時未至，若假以時日，則必可副兩君之望，然兩君意在先熟支那之言語風俗，則能暫忍而潛於支那商館，以待吾時之至乎？苟無異見，吾自當紹介之任。」余等乃謝其高意，且乞熟思。

余與二兄之議，未幾即決。則二兄入支那商館，余至暹羅，分途辦事。彼即薦二兄於橫濱某支那商，且使衣滿洲服，垂辮髮。君平市隱，老子化胡，自是隱姓埋名，堅與舊友絕交，舍余與無名之英雄外，雖母妻無得知者。

暹羅遠征

余之決心於支那問題，不復變方針而轉向。今者千里不歸，投荒披髮，乃仍心乎第二之故鄉而然。然而猶不能無小頓挫。夫天之厄余，亦奇矣！余既決暹羅之行，至神戶，晤岩本君，彼曰：「近率移民將至暹羅，可先期來會。」余急歸鄉，整旋裝，再至神戶，則岩本得病甚危。而移民百人，既來以待出發，各處新聞紙，始逞攻擊移民會社，移民使改行布哇，而岩本君派與移民會社衝突，而移民與移民會社衝突，筆爭舌訟，出發無期，余乃決意先行告別岩本君於病蓐。

曾知豪壯奇偉之岩本君，至今而瘦骨其不盈把，眼淚其將欲枯乎。一見余，略施目禮，發微聲曰：「僕今如此，生死未可知也。所恨者，負暹羅商務大臣之托。」語絕不能言，移時復曰：「聞移民大半改行布哇，主張行暹羅者僅餘二十人耳，此亦天之未棄吾志也。願君代僕率彼等至暹羅，與彼國農商務大臣司里塞克侯，及我殖民會社諸同人謀，以定殖民之基。若如此，豈惟僕之幸，實亦日暹兩國將來之幸也。」余由此一言，遂敬諾。余受岩本君代理之托，移民會社亦公認余為代理人。約月給四十圓，外旅費百圓，於是航期遂定。

天下聲色貨利死生利害之關，可以拳槌脚踢而破之。所最不可消滅者，其功名之心乎！防之於右，則出於左，推之於前，則隱於後。是故功名者，英雄豪傑之攝影器也。余當出發暹羅之時，雖出思想，就實行，而其心即發於恢復人道，使幾億蒼生而得自由。然而豫測暹羅事業之成敗，想像支那革命之艱難，常夢見白衣白馬之將，率支那兵突入清國，卒死於敵，而備極慘狀。嗚呼！白衣白馬之將，非余之真我，乃功名之我也。浮之我也。蓋缺道義之信念，故心與道不相副。既入余夢，而復墮落之功名之我，乃亦若是危哉！

發神戶，航行五日，至香港，更改船以向暹羅。行八日，將入暹羅，半島之風光，何其與大陸相似乎？天水相浮，雲帆掩映，湄南濁流，和波浪而染於海面，青草綠樹，千里一色，實與往年上海無異。顧瞻風景，使人追懷長政當年之事。彼二十之移民，猶且舉目絕叫，若有不勝感情者，而况於余乎！

船溯湄南河二三時，至暹羅之首都盤谷。余先上陸，至石橋君處，示以岩本君之介紹書，知殖民會社已解散，共乘舟以至司里塞克侯之舊邸，即借住日本殖民會社之曉鐘庵，是時移民雖不得從事農業，然猶幸石橋君等之周旋，乃供役於造船會社。余任通辯之役，從事於殖民事業之調查，略詳事情，知為要務。及晤司里塞克侯，乃有殖民時社再興之念。

司里塞克侯何人哉？彼國之貴族，而武功出身之人也。以老搗之役有功，被舉陸軍大臣，為同族所讒，幸國王厚遇，使為農商務大臣之閑職。然其人剛膽熱血，有智略，身在閑職，心不忘英佛之怨，而慨其國之終於無為。自出資立殖民會社，以圖暹羅之再興，事與志違，而會社解體。

余訪司里塞克侯於邸，彼歡迎入室，先慰遠來之勞，已復愀然曰：「日暹兩國之交誼，不自今日始矣。今貴國之現勢，如旭日之初昇於天，而敝國則有秋風殘照，黃葉蕭蕭之感。榮悴殊途，則異日興亡之問題，亦可以決矣。」

貴國能以保護朝鮮之精神，以及敝國，敝國國民，實所感激。」又曰：「貴國今續投資而圖殖民事業，吾願表同情。吾義百貨，此邸宅，可得十數萬金，以爲殖民會社之用，君亦可放手爲之。」余遂復有歸國之念，將說會社使再興殖民，合侯之力而共濟。

是變者，人心哉！殖民之舉，爲前途之利益希望而來；今既求希望而不得，則不惜轉向以求他種利益之更鉅。而此希望之力，愈轉愈大，馴至沈鷲猛烈，雖有萬死在前，不足以懾之。從古英雄豪傑，所以多失足，而况乎無意識之平民哉！果也，余所攜移民二十人，一旦爲人誘，以貨銀之多，欲就泰爾拉克之鐵道工。泰爾拉克者，蠻烟瘴霧之鄉，前日日本亦曾服役而死亡於此，故余堅不從，說利害以阻之，而彼不聽。乃宣言曰：「余重諸子身命，而不允行，今如此，余之厚意盡矣！茲以會社代理人之資格，再一言於諸子：不用命者，余與會社之關係皆絕！」且微洩余將歸國，以望殖民事業之意，彼皆有悔心。然中有六人者不止，乃寫絕緣狀，謂雖有不幸，決不關余與會社。

彼等雖絕緣，余乃具酒肴以送其行曰：「余取諸子之絕緣狀者，所以明代理人之責任，至余與諸子之關係，自別有問題也。萬一得病歸，卽至余事務所。余歸國，則求救於柳田君。」彼聞之而泣。然無救於其行者，何也？非不知勢也，非不知情也，知之而猶至不回顧者何哉！「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則以生計之故，而墮落其生命者，蓋不少也！

■歸國三月

余欲提再興殖民會社之議，故托後事於柳田，搭船歸國。自門司直航宇品，又直向廣島，卽往說移民會社。彼

云須開會決可否，乃待其結果，與諸友相往復以消遣之。

方余致廣島，即致書於橫濱二兄，以報歸國。二兄復書曰：「事畢即來。」既而電促余，乃急馳往。則二兄病臥，形神銷鑠，聞余至，乃強起曰：「吾病欲見汝而愈。」又曰：「別後於勞動之暇，修英法清三國之語，精神過勞，欲速不達。」乃取牛肉，溫酒以供談笑。於是始聞日清戰爭之消息。翌日出東京，述暹羅事件於二三先憂之士，而人皆注意於朝鮮問題，無南顧者。獨吞恨返橫濱，與二兄談翌晨將告別，彼凄然太息而言曰：「姑留半日可乎？」余若有不堪之情，縱談半日。移時，二兄更衣起，顧余曰：「今至西洋料理居，共酒飯以誌別。」止之，不可曰：「吾固言，吾病得汝而愈，可無憂。」是日，則歲之大除夕也。嗚呼！孰意杯酒談心，即兆死別生離之夢，人天揮手，永痛鴿原，至今回首前塵，肝腸寸斷，而當時固萬思不到者也。

汽車行至神戶，更搭船向廣島。時正元旦，乃與諸友會飲。偶逢的野君，曰：「我友有末永者，欲與君同行暹羅。」既而殖民會社來告否決，乃至若松以見末永，議決立談之頃，約會於長崎。又獨至荒尾村之故鄉，視余母與妻。

居家未久，而余以暹羅之事，心忤忤動。嗚呼！別時容易，相見何難；後水前波，新人非舊！先是余與友人平山君有同行之約，書來促余，余乃至長崎，投宿於福島屋，以待末永。既而余之妻弟，亦立志而逐余後，至是同行得四人也。

長崎爲余與二兄之恩人，即無名英雄僑居之地。余與友人待便船而在旅館，共議將來事業；又談哲學，說宗教，見者不以爲狂，而以爲仙。余與平山門酒，末永而前田競啖羊羹，恣快淋漓。僕婢駭走，在福島之寓樓上，時如破鐘，發聲驚四屋者，末永禪師之喝也；發嗚嗚之聲，而使人愁，繼以煩悶者，平山君之苦吟也；酒以盞，羊羹以盤，

冷而飲，半熟而啖，人呼之謂「梁山泊」。

一日，無名英雄招余，而示橫濱二兄新事實之報告，所言則晤支那革命黨一人，其要如左：

「別後病復發，汝知讀此書之時，正余愁苦中得一驚喜之事乎？有知己宣教師，伴一支那人來問候。病愈往答，則知爲南清改革派之一人。彼由宣教師而知余之品性，且喋喋而述清國政府之腐敗，說在野有志家之意嚮，遂論革命之不可避。既又提出政治家之質問，余唯答之曰：「吾奉四海兄弟之說。」彼喜形於色，歡迎此言。又著四海兄弟主義之解釋，曰：「東西聖人之意志，皆符此一點。然此主義與現勢，猶十七世紀東西半球之相隔也。欲使相隔者而接近，惟有革命以爲之媒。支那於古來實革命國，近者西洋民族主義之潮流，益浸灌啣蝕於太平洋之海岸，三島風雲，亦鬧鬧變色。吾欲乘此潮流，以達革命之志願，而與君提攜，君盍進而助成之。」於是余知爲革命黨之一人，實揭明余之本性也。然猶飾爲冷淡，不與之下轉語。彼益深探余之意見，余幾窮於辭。適有二支那人來密談，余乃辭之而歸。要之，吾等對於支那從來之推測，決無有誤。今既有深入之機，暹羅之事，從速處置，一旦歸國，相談之事猶多。」

讀至此，而余若有無量數之電氣，襲余身而入；又若有無量數之熱血，迸余身而出。余之喜，可知也；二兄當日之喜，更可知也。雖然，其慎之，其慎之！乃執筆草復書曰：

「拜誦手書，壯志欲飛，况兄身在其境，而接其人者哉！回而思之，對於初見者而漏感慨，決爲空論之人。彼等爲其激刺於潮流之迅，欲亂流而渡，乃入吾三島而物色壯士，其志可嘉。然究宜靜待時機，不宜輕露爪角，使人謂島民固易見畔岸，夫輕生一擲，或使將來謂我與謀叛受負人相結托，非誠終生之憾乎？雖相天下士，不當如此豫測。然聆音而識曲，竊謂不減師曠之聰，况此非弟一人之言，而□□先生之意見亦如是也。兄如同情，暫忍

而遠支那之義士，以大有所期於他日者，自命如何？弟神馳左右，惟將乘船以處置暹羅之事。敬祝起居！書不盡言。

書去而余若有餘喜，反覆二兄之函，長幾一丈，字字顯生龍活虎之氣，意吾二兄非妄藻鑑者，乃欲急了暹羅事件，以乘機會而同行四人，待船三十餘日，望洋興歎，乃於談兵說劍之外，而發爲詩歌。於是一「梁山泊」中，又別開一新生面。

當時暹羅木商山崎君適歸國，紹介其友八戶君同行。同行者意氣大振，乃各附「南」字而作別號，未永君曰「南斗星」，平山君曰「南萬里」，前田君曰「南天子」，八戶君曰「南櫻生」。余曰「南蠻鐵」，皆負不可一世之奇氣，水擊三千，扶搖九萬，意氣飛揚，復登酒樓爲竟日之痛飲。臨行而南天子作長歌，南斗星萬里二君和之。汽笛一聲，遂搭美國郵船而向香港。

第二之暹羅遠征

船至香港，值疫氣流行，各汽船皆不得乘客。而解禁之日，亦難豫知。於是同行五人，慨然發行路難之歎。行路之難，吾等之所豫計也。今八戶君別有問題，而其餘四南皆窮措大，勢不可以十日延。與其歧路徘徊，不如舍舟就陸，橫斷廣東西之野，經安南入暹羅。萬里裹糧，結成探險之隊，此豈非男兒快心之事哉？角飛沫，意氣衝天而述者，南斗星也。而南萬里和之，南天子贊之。惟余以陸行迂折，恐負代理人之責任，故暫置此議，而先提出與船長談判之件，皆諒余之意，余乃與南櫻生乘小舟至孔明號。

面船長述此事，乞請便乘此船，豫定迂回汕頭，新嘉坡而至盤谷，船長允之。乃歸旅館報告，皆曰，不得已也。議

決，乃乘夜陰搭船。

船取順路，先向汕頭，忽墨雲縷起於天末，風雨之表針驟落；九龍港頭，揭赤球以警沿岸。俄焉，暴風忽來，船傾簸不可止。白浪如山，迎頭打擊。囊時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之概，盡付諸巨浪洪流。而南櫻生如半死之人，南天子如大病之漢，南雲里亦漸變顏色而不敢動。南斗星倒頭不食，唯余善步，善食，洋洋如平時。船停一晝夜，風平波靜，始再進行入汕頭。

出汕頭，經安南，自新嘉坡向盤谷。而余等之慘劇，乃銜尾接踵而來！余等上陸，入事務所，見移民二十人中，病臥者十七。彼皆往就鐵道工事而陷此厄，且有瀕死者。乃賴僧侶使重者入病院，轉者服醫藥，余以一身親看護之勞。而二日之間，死者三人，人命危淺，朝不慮夕。一棺附身，萬事都已。雖有金高南山之慾望，至此亦何用哉！

「人生如朝露，」此誰之言乎，余每思南櫻生之歿，未嘗不爲之拊心三歎也。余至暹三日之夕，同行諸友，招南櫻生臨洗屨之宴，余亦姑放棄其來日之大難，而尋今日之樂。歸寓時已三更，萬不料此夜之八戶君，至明日已爲隔世之人也噫！

翌晨余方起，櫻木商店之使，齎吞海書曰：「南櫻生於夜病甚危，今招君往。」余至病牀，知爲虎列刺病，彼微聲曰：「僕不復生矣！願以患難之誼，帶骸骨歸。」余強慰之。未幾，醫者至，曰：「命在今夕。」既而，三南亦來。余儉隙至病院，見移民病亦危。及再至，哀哉死矣！鬼伯無情，奪吾患難之友，既悲逝者，行自念也！

南櫻生死之明日，病移民六人先後逝世。南斗星與南天子始下痢，南萬里以內地探險而往，而余之身，亦終爲虎列刺之所襲。

天命者，余自信之理想也。惟理想，故不能措諸實，而心惴惴焉自危。恍病名之惡，追想南櫻生與移民之死，覺

陰森萬狀，疑已置身於鬼門關上，猛然迴首，則尙在床蓆。而院中之犬吠，人語，及身外事物，無一不露凄慘之景。恨天地，悲我身，獨不堪寂寥之感也！

天下易死者，儼魄不可死者，靈魂而靈魂，隨體魄而將死未死之時，乃有一種不可思議之境界，故余於寂寥之感，一變而爲愚癡之夢。思哉，苟死，支那大陸，殆終沉乎？又思，橫濱之二兄，故鄉之妻子，母與一兄，及無名之恩人，思而泣，雖泣，何益哉？娥而一名譽之心起，俄而復一煩惱之心起，奮欲斷除，終無勇力。遂疲而眠，眠而醒，醒而思，思而疲，又眠，而復醒。心氣萬變，終沈妄想之海。余至是而信，缺死生達觀之明，欲幾道而無及矣。

時余懷中存十餘金，欲爲病友移民，啜粥之費。而余之病症，例無得生理。念既爲數理上之死人，故服從天命，不求診察，而心常冀萬一之或生。海洲君余素輕爲無情之人，至是率醫者來診視。柳田君亦爲余唾罵，乃時來看護。前後從柳田君之議，飲披爾一杯，此爲余返魂之香，奪命之丹，其味至今不忘也！自是熟睡而醒，神氣爽然，而余命乃奪之於鬼伯之手，還我英雄豪傑現世之人。後二日而能步，三日而能噉。又辭柳田，走訪海洲而謝之。既而橫濱二兄書來，促歸國。時移民大半逃往新嘉坡，存者惟勇噉牛肉之四五病人，成事不終，將爲世鑒。乃共議方針，皆曰：『若殖民事業終於此，無論消亡，司里塞克侯之熱望，異日消息，將影響於國際。愚民不足賴，顧吾等四南，自採鋤，事耕作，開殖民之基，以作理想鄉前途之小影如何？』皆鼓掌曰：『善！』

成事者必有預備。今余等之預備何如乎？余乃與南斗星訪海洲，說以糧食事，又攜通辯訪司里塞克侯，要求耕地農具，皆大喜，乃勇氣百倍。脫洋服與靴，而穿草鞋，牽牛擔農具，婆娑於烟嵐瘴裏，柳樹陰中，真態入畫。帝力庵之「新梁山泊」於是而成。

先是南萬里與益田爲調查山林事業，而探險。南萬里謂有二三十本之朱檀，益田君以爲有三百本。二人報

告雖大差，然皆以爲有望之事業，協力計畫，而帝力庵創業日淺，饋餉將不繼，余乃與益田君同船歸國，適岩本君病愈來暹羅，亦與同行，共由海洲君之援助，得購赴香港之船券，相攜以歸。

嗚呼二兄死

「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船至門司，而故國山川，倍露其可親，可愛之態。三人者不暇領略，各從注意之方面而行。余至若松訪的野，歸南櫻生之骨，爲盡對於亡友之義務也。又由的野得旅費欲先返長崎，而致之亡友遺族，何圖却聞自己。

的野君見余而驚曰：「君回國何不歸？」余怪問之，彼曰：「君二兄入橫濱病院，」余大驚即欲辭去，彼曰：「願少待，前聞將退院。」沈思良久，又曰：「令母亦在國之病院，」余失色，乃決意辭的野先歸鄉。

歸鄉，家人謂余曰：「母二三日內可出院，二兄之病狀亦日起。」嫂猶取出二函曰：「是十日前來者也，」書曰：「吾身體虛弱，終不可任大事。此後當誓墓，隱於大谷之山莊，先父別業之地，與農父爲伍，不復作世界觀矣。」乃信其言而喜之。翌晨，與一兄共向熊本病院。

至病院，謁母，說病中之甘苦，又語及二兄，云四五日內可歸。余亦語九死一生之事，各驚且喜。一兄準備出院已畢，余告母以亡友之遺囑，願到長崎。

余與一兄至停車場，送母行，而忽得一平地風波，晴天霹靂之電報，則橫濱友人野崎君所送二兄危篤之信也。余與一兄即飛車至停車場，遂母之後而歸。

天未明，與一兄至大牟田，搭汽車而向橫濱。知不在病院，即至野崎君之寓，則知於昨朝死矣。今在品川東海

寺，乃復搭汽車以向品川。

余至品川驛，入東海寺，而心頭之酸不可止，眼中之淚，如急雨飛瀑之驟至也！既入門，親戚故舊數十人與野崎君皆在。室隅置曰木棺。嗚呼！卽余二兄所長眠於此，而將永拋棄其擎天擎雲，挈亞洲之全局而還我黃人之一大事業，乃一臥而不復視者也！時尙未合殮，見如漆之髮，長垂於後，兩手交於胸後，而唇隙間猶見雪白之齒。淚絕聲嘶，聞之，而若爲微應之狀。玉樹長埋，自由終死，國魂安在？臣精銷亡，嗚呼！痛哉！哭已，一兄私語余曰：『頭之周圍何爲而剃？』余默不知答。野崎君又取出一書曰：『是由枕中而得者』。表面有母上樣，兄上樣，下署己名。披之，則國歌一首，辭曰：

大丈夫之真心如梓弓，放而死者吾其不英雄！

嗚呼！彼如何欲放其梓弓乎？恐余與無名之恩人，莫知所措也。既而野崎君復出一書，則遺言於野崎君者，囑葬於東海寺亡兄之傍，及喪費所出，悉遵其言。翌日，以佛禮附葬之。嗚呼！望八荒之寥廓，何地理愁，送九幽之沉冥，聞天不語鬼雄作伴，斷腸開碧血之花，石室連床，細語話劫灰之夢。兄則死矣，後死者何以爲情哉！

檢二兄遺物於野崎君之寓，出其衣服，則多支那滿洲裝。搜其書冊雜具，則不見隻影。由野崎之述，知兄以母病，每發書而言恢復。唯待余之歸來，每日必數問，聞戶外履聲，或門帘微動，必驚起。余問二兄逢支那有志家之事，野崎君茫然不知，唯曰：『時有支那人來訪。』問以何人，僅曰：『支那之學生也。』更至病院，問看護婦，則於死之前三日，毀書類而燒之。塵寰委蛻，乃并此手澤之存，而亦何化之耶？

與一兄歸故鄉，覺此處，淚之國也，愚癡之世界也。春非我春，秋非我秋，居於淚之國，置身於愚癡之世界，如自削吾身以責吾罪。蓋使二兄得余當日之書，不枉情而固守祕密，則沈痾纏綿，或不至於此極也！

余思生平遭幾多之困難不幸，如城頭懸布，絕而蘇，而復上。至於今，而遂欲削迹人世，終爲山中之人。否則甯屠腹自殺，而後就吾心之安也。雖然，余常落於不幸之重圍，而卒跳身以出者，實一片之志望也。而志望之母，惟二兄，故二兄死，而余之志望，不啻與之俱死。然欲不死吾二兄，則以余志望之能生與否爲斷。而余今於聲嘶淚絕，入山恐不深，求死恐不速之時，忽若有長虹奔赴，活水湧出，以蘇余之志望者，意者其猶二兄之賜歟？

開新生面

嗚呼！余活動之志望既絕，而歸於淚之國，立於愚癡之世界之時，在暹諸友，定責余之無狀。然而余一身之不可保，前途之不可以決，愛也，而不如其悲矣。既而在暹友人來報曰：『移民一人自殺，帝力庵不可支。』余乃謀百金以應一時之急。既而南天子與南萬里先後歸，說帝力庵之慘狀，余乃以悲二兄者悲移民，遂與南萬里相攜入東京。

入京之志望，在維持帝力庵之策，傍助益田君，使成立山林之事業也。而以一條之導火線，直轟裂破壞余之思想，復以接續線，使余等轉向於支那之問題者，誰乎實長鈇君其人也。

長鈇君非獨導余復入支那之問題，而先使余識改進黨之一人。余之瞋目語難於改進黨，聞其名而惡，見其人而思避去者，是九天也。遺傳也。心醉於自由之文字，故非自由之嫡派之眞主者，皆厭之。而長鈇君所引改進黨之人，則木翁是也。余不欲見木翁，而長鈇實要之，乃與南萬里訪之於其寓。

人者，批評之動物也。初相見，必生是非其人之心。故眼光接觸，必判斷好惡，所謂直覺之判斷也。世稱木翁皆曰「策士」，然余心中無策士之感，見與飄忽洒落，而卽判斷之曰是「好人」。彼冷然含笑而問曰：『暹羅之

事如何？如嘲如弄，然余心中無不平之感。乃答以殖民與山林之事，彼一言斷曰：「無益也！人生不知賣買會社，不能殖民。至於山林事業，必先知所出之材木，乃說材木商，使出資本，若無此計算問題，猶無益。」乃呵呵大笑。余強說所得朱檀、黑檀之無代價者以自解，而彼更不傾耳。良久曰：「先與君說材木商，不得已，則背水商店也。」乃作紹介於背水書一封。

見背水商而無效，乃走告木翁，彼若隱知余者，突然問曰：「君之一生，將何爲乎？」余唯答以聽物數。彼又曰：「究須金儲，中止可乎？」余曰：「謀金儲以行其目的，何能中止？」彼曰：「金儲一生之事業，有金儲而後天下之事成。夫大丈夫磊磊落落，當從大處落墨。耕問奴，織問婢，何用子之勞心爲？」斯時長鋏君陪促余，余遂膝席而告以志在支那，且乞臂助。彼曰：「諾！」一語之重，九鼎泰山。嗚呼！余之出失望之谷，而再入希望之天地也，其以此爲始矣。

先是余與南萬里同居內幸町之旅館，而得惡疾。南萬里爲搦醫生來診，彼勸入病院。乃作書以告先菴雲翁，得四十金，入上櫻木病院。嗚呼！當時若無二三友之看護與雲木二翁之惠贈，余其爲窮鳥哉！

再入夢寐之鄉國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余雖無狀，尙未遭遲暮之感也。病既愈，而不負木翁之厚意，與南萬里長鋏，共受口口省之命，視察支那口口口口之實情，退院整旅裝，病復發，南萬里長鋏遂先行。余從醫士之勸告，避客而移居大森。

天使余沈疴之不復瘳，而領略藥爐經卷之况味，不知乃授余以前途之大機會也。余病既癒，仍定期出發。訪

二三知友，至小林君處，有輕敏而短小，年半百而斑其頭之客，知爲曾根君。曾根君顧余曰：「僕有老母，明日張壽宴，將紹介一支那人於君。」余喜諾，抑不知此支那人者，爲誰乎？

曾根君爲余西維革命，鹿耳戰死之亡兄之友，故入門，見楣間懸余兄筆迹之畫，又出示舊函，爲明治六年馬賊蜂起於支那時所寄於在清之曾根君者。書中之一節曰：

「先有馬賊蜂起之報，惟爾後如何？乞見示爲島國民，實虛生天地，惟有建三色幟，逐大陸民之後，以參翺翔。埋骨櫻花之叢，不如馳騁於淺草平原之爲樂。書不盡言，伏而待命。主臣，主臣！」

此足表示余兄弟之意，先後皆不謀而合也。此又動余今昔之感也。時至入席，曾根君謂曰：「今日紹介於君之人不來，君可自訪之。」乃出名刺，則表書陳白君，內記橫濱之居所。幸哉！庶幾其爲此人乎！魄授魂與，神交千里之外。彼此時際，直影出二兄所遇之支那人之像，乃謝曾根君之厚意而歸。

南萬里長，缺旣巡遊南清而至香港，暫駐以探廣東之消息，以待余至。余自東京至橫濱，爲訪曾根所紹介支那人之寓，求會，則一龍翰鳳雛，蘭薰雪白之好人，物也。彼見余若有驚，余曰：「神交久矣！君爲余兄之友。」彼疑視名刺，忽如有悟。旣知二兄之亡，欲歐流涕，仰天而歎曰：「約再會而終不來，思訪之而不知處，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方以爲神人，豈料其歸於夜台之寂寞哉！」余乃實告一切，以爲一部之懺悔。言漸入以後之問題。

余非獨識陳白而已，又知與中會中之內部，并知其首領孫逸仙之名。出書一小冊，視之，乃孫君自記幽閉於英之清使館之顛末者也。余於是知彼爲與中會之一員。明治二十九年，建革命之旆於南清，一朝失敗，而與孫逸仙共亡命。孫君去英國，彼至日本。旣聞余南清之遊，以爲願，且紹介其友何姓而別。

余至香港，則長缺旣去，南萬里待余不至而將行。遇於船，載與共出，決以翌日至澳門。爲求陳白所紹介之人，

欲因以識支那奇士。

余等不知何姓之果在澳門，而南萬里於此識張姓。故余等至澳門，先訪張姓，情懷懇摯，張宴樂以歡待余等。而祕密會事，則百探而不得其要。強問之，唯捉筆書內有康有爲，外有孫逸仙，中國之事，未墜於地。復探以何姓之歷史，則先辨與其人無交際，僅書現在廣東某處，而使余自訪之。

余等至廣東，卽於某街得何姓之寓，相見道來意，出陳白之書，彼隱讀竊視。卽書曰：「二君寓何處？願來謁而受教。」乃告以旅宿之所在而出。

余等歸旅宿，而何姓踵至。慨弊政，惡專制，以國權，民權爲念，與張君同一問改善之法，則顧左右而說輔車唇齒之關係，辯疏其與孫陳不相知。使人疑其首鼠而爲無血氣，不勇敢之輩。余遂自進而說支那之現狀，天時人事，相逼而入於革命之潮流。有王者起，願奔走於三色之旗下，而爲革命軍中馬前之卒。不應，惟如恐，如怖，如復有所要求之中，僅漏一會員之名，曰香港歐□□與中會之會計。余等乞紹介，彼以無交情，不應。又制余曰：「勿用吾名，唯到□□會堂，則可見之。」此亦闇夜之螢光也。乃急起直追，如稍縱卽逝者，搭船歸香港。

□□會堂，耶穌之說教所也。適當日曜，人集聽宣教師之演說。唯余等非爲求天國而來，乃欲求三色旗下革命黨運動之一員，而談天下之大事也。禮終人散，見澳門之張，乃就問歐姓，依所指示而通刺，彼喜而迎謁，問以來意。

余等乃言曰：「凡禍非迫於眉睫之燃，而爲彼此兩不利。一國之人可當，則獨當之，而必提攜以互誓者，事有不可已者存，現在之危局是也。雖然，方法亦夥矣。燦燦古方，與夫海外之劑，以痾瘵之關，而求道於友邦之士，先生其有以辱教之矣！」彼所答者，皆支那人常用之「輔車」「唇齒」論，而奮髯抵几，則比何張稍激烈。彼等

遂自提出支那革命論，以問其是非。彼鼓掌曰：「有是哉！若倉海君，而肯助力，豈獨博浪一椎？吾事之成實必矣！」乃語前年之失敗，與首領孫逸仙之近狀。且曰：「如君等志助吾黨，宜急與孫逸仙相見。彼前月已有發倫敦之報，不日當至貴國。彼之所以來，亦欲於三島求俠士。」余等心爲之動，乃與南萬里略議歸國之事，爲孫逸仙之後，以一觀該黨所許首領，即吾輩心目中庶幾或得之支那大英雄其人者。

當時嶺南人士，有與孫逸仙相頡頏，名聲隱隱動亞陸，隱然自命爲中國之一人物，則康有爲是也。彼等於其思想，主張無二，則共把持共和、民權之說也。惟孫取泰西之學，康發漢、土之微，彼養於耶穌教，此育於儒教；前者實後者華實則尊實行，華則尙談論。二者見地雖同，其素養性格不相同也。如此則孫爲革命之急先鋒，而康以教育家自居也。革命之急先鋒，既立而仆，故逃往外洋，使人思再舉之難。而教育家之康，依然在其村塾，猶振懸河之辯，而說共和、自由、放燦花之筆，而痛論國政前途似有不可測者，人心之漸向於彼，亦宜也。余亦聞其名，竊欲與其人相見，適彼以北上不果。遂決意歸國，以爲擒萬卒不如得一將。抑孫逸仙者，爲何如人乎？

與中會主領孫逸仙

孫文字逸仙，廣東香山縣人，世業農。方氏之幼，亦猶執鋤，以親隴畝，稍長，習商業，傍修英語，漢籍數歲，稍積貨，英語亦熟，乃從香港之洋醫某學，及卒業，至澳門開藥局。而當時南部志士，偶有組織支那青年黨之舉，此實孫氏顯頭角於政黨之始也。辨才如畫，熱血如焚，奔走會事，積資格得推爲首領，則與中會成立之原因，兆於此矣。廣州爲東西洋文明之交點，歐學來航之首站。氏既仰吸自由、民權之空氣，俯瞰民族、帝國主義之潮流，熟慮深思，隱然有帝王思想，乃慨然廢醫業，而虎嘯一隅。當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役，氏以爲時機可乘，竊購入軍

器彈藥，將起革命於南方。準備既成，而馬關條約已開始，豪俊雲來，會黨響應，人騎虎背，矢在弓弦，遂集兵於兩頭，西河、香港三處，自居本部於廣東省城，計時發電，何圖天不祚漢，滲淡風雲，疾雷失箸，隱謀忽洩，逢官兵之逆擊，僅脫身而逃於澳門，更密航香港而來日本，始改裝截髮，航布哇，更自美國入英京，復爲支那官吏所誣，被囚於使館，呻吟鐵窗者數日，乃以手書置煤屑中，傾棄於外，得爲內閣大臣沙士勃雷侯所聞，抗議得脫，乃自記幽囚顛末，刊行於英京出版會社，暗寓謝忱告別之意，載一片耿耿之志，而復向扶桑，使余等聞之，而如流星之逐月，歸國以迎此君者，豈偶然哉！

發香港七日，至橫濱，欲迹孫氏，先訪陳白，不值而返。翌辰，再馳往，則尙未起，對然一聲，雙扉洞開，首肯而出，逕者，卽曾見寫真的支那與中會首領革命黨孫逸仙其人也。坐定，余出名刺，述初交之酬應，彼云由陳白而知余，且知余亡二兄之事，今日得相見，殆天假之緣。嗚呼！「滿堂兮美人，獨與余兮目成。」今日何日，心中之喜可知也，惟其舉止動作，飄忽不重，使人稍生失望之心。旣而入洗顏漱口，余於斯時，腦中之旋渦亂起，以爲此人能背負四百州而立乎？能揮政權於四億萬衆之上，而有民主之資格乎？能逐夫華盛頓之後，而與布魯東、巴克甯輩相齊足乎？余訪其人，而足以遂我志乎？余依外貌而試判鼎之輕重，竊不自量也。

英雄不與人以易測。英雄者，不可以名求，不可以威儀容貌求。余自恨陷於東洋之皮相學，而頃所謂飄忽不重，使人失望之孫逸仙，一變而眉宇丰采，咄咄逼人，正襟危坐，而開談話之緒。余先發問曰：「君以支那革命爲志，願聞君所謂革命之宗旨，與方法手段之詳。」彼徐對曰：「余以人民自治爲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然余謂此事，直有革命之責任者也。况清虜執政柄，三百年於茲矣。我黃帝子孫，神明之胄，忘越王之殺而父，而覲顏以事之久矣，其無天日也！彼虜者，愚民之術日工，腴脂屯膏之術日巧，而良田好山不自珍惜，

猶復任人取攜。夫彼虜不能保，則何如舊主者出，光復而自保之？此天經地義之不可易者也。此吾徒不自量，欲以三色之旗，代黃龍之僭號，而天不助漢，空遭蹉跌，然不足以灰余之心也。」

守如處女，出如脫兔，此非英雄之狡獪手段，而實英雄之本色也。彼其一言一語，熱情奔沸，終示猛虎嘯深山之概。乃續言曰：「人或謂共和政體，不適於支那國民。不知共和之名詞，誕育於支那二千年以前。文明之兆，若是其占先也。我國民之所以思古者，偏慕三代文明之治，而三代文明之治，實捉得共和之神髓。無謂我國民缺理想之資，無謂我國民乏進取之氣。卽其饕餮文明，實足顯其有自治之幹局與資格。試觀不浴政虜之澤之荒村僻地，無在不自治之民，立尊長而聽訴訟，置鄉兵而禦強暴。其他一切共同利害，皆人民自議而處理之，共和政治之雛形，而文明之花，初胎之蓓蕾也。吾觀口口壽命，亦不過數十年，有豪傑起，拳搥腳踢，倒政府而自組織，則我國民之前途，殆未可以量也。且吾主張共和政治，而必以革命爲先導者，非以同胞之頭顱，血肉爲兒戲，蓋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經文明之苦痛。夫支那古來革命之歷史，實未有完全之方案；一方搖動，則百方之羣雄，起而割劇，互相雄長，常互數十年而不統一。夫統一，則豈必一王之爲尊也？今我輩革命，尤困難矣！主客相爭，常有第三位者之干涉，欲避干涉，惟有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而與行革命同時。又在使英雄各充其野心，萬弩齊發，萬馬齊足，一朝布置，作聯邦於共和名下，公推有夙望者，雄長一部，而中央政府，遙領而熟馭之，亦不至甚見紛擾。所謂行共和之革命，而有便益者，此也。」

彼以一種可悲，可壯，可歌，可泣之語氣與態度，滔滔而言曰：「嗚呼！今舉我土地之大，民衆之多，而爲俎上肉；餓虎爪而食之，以長養其蠻力，而雄視世界。若以有道心者運用之，則足以提倡人道，號令宇內。余世界之一平民，又人道之擁護者也。雖綿力不足擔大事，然今非求重任於人，而可享事外之福，故自進而爲革命之前驅，以

應時變。天若眷吾黨，有豪傑起而來助乎？余卽讓現時之位，而服犬馬之勞，無則自奮以當大難之衝。余固自信爲支那蒼生，爲亞洲黃種，爲世界人道而盡力，天必有祐助吾黨，卽君等之來，猶是也。天機已動，吾黨宜發奮努力，而不負諸君之望，諸君亦宜盡力，以助吾黨之成。救支那四億萬之蒼生，雪亞東黃種之屈辱，恢復宇內之人道，唯在霹靂一聲之革命耳！革命成，而他之問題悉迎刃而解矣。」

彼何其簡而能盡乎？言貫理義之精，語挾風霜之氣，若不勝如燄之熱情，燃而向上，又不勝如花之辯舌，燦以發舒。此實自然之音樂也。革命之律侶也。此真布魯東巴克甯之流亞矣。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懺悔。彼其胸中具數萬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輩；彼其手腕，可以揮斥八極而無怍；彼其容貌，可以備具四時而有餘；余無以盡之矣。「百年老樹中琴瑟，一斛舊水癡蛟龍。」孫君者，可謂東亞之珍寶也。我島國民，所謂俠，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當一笑。嗚呼！不愧死，其亦當羞死！

余告孫君：有南萬里，願紹介見，共席暢談。於是有日本政黨談；有人物談；有歐美國是談；有支那現狀談；有宗教談；有哲學談；談愈深，戰愈劇，情愈密，乃訂期再會。歸旅館，又出旅館至東京。

余以孫君事告木翁，終由木翁之高義館於東京。南萬里以語學教師之名義，與孫陳二君同居，而商榷前途之事。

時筑前的野君偶來電，促余往，云創刊新聞，留余助力。余乃任番外記者之役，凡翻譯，訪問，發送，校正諸事，無一不預，勞動異常。居數月，接東京急電，乃辭歸。

余至東京謁木翁，手投數千金而謂曰：「聞海外風雲，不久當有變動，暫出遊，其運動汝目的之所欲達者。」乃相議，孫陳二君移居橫濱，余與南萬里翻身復入支那，向上海出發。

素人外交家

當孫逸仙避迹扶桑之日，正康有爲得志清國之時。榮悴殊途，炎涼異態。清國皇帝，醉心於維新變法諸說，舉全國以聽命康氏。銳意革政，盈廷臣工，悉數反對，復傾死力以冀排去。北京政海之風潮，岌岌轉動，而康氏猶未之知也。炙手可熱，飛鳥不落，從從降降，二人遂於上海決議，分途運動，南萬里向北方，余向南方。

余先至香港，投東洋館，竊交與中及三合會中之人。而忽有天外飛來，夢想不到之奇情壯彩一事起，則由友人宇佐君，而得與菲律賓獨立志士交結之一段歷史。

當亞洲大陸風雲未轉之時，而洋而風雲，已兩變其顏色。則菲立濱人脫西班牙之羈絆，而復來美國之干涉，不久將有血戰。而余以其時與菲島之人相交結，何其多事乎？余誠不自知。而一聽□□君之演說，則觸余慷慨之感情。彼擊桌而言曰：「曩美國與西班牙戰，而使我國爲內應，許以呼吸海天自由之空氣，而我等乃撞鐘伐鼓，建獨立之旆於太平洋之海面，擲可驚之代價，將以達非常之希望故也。事成而食言，卷舒我海天之空氣，以入於美洲之大陸。夫我菲立濱俠義的同胞之頭顱、血肉，豈肯虛擲爲他人作嫁？前者爲自由而與西班牙戰，今者，獨不可爲自由而與美國戰乎？亞洲俠國之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有提一師旅渡海而來者，吾菲立濱神聖祖宗之靈，實福祚之！吾先代菲立濱同胞九頓首以謝。嗚呼！其情悲，其言豈忍多聞哉！」

唧唧復唧唧，惺惺惜惺惺。余與□□君交漸熟，談漸深。彼問曰：「阿圭拿度從衆民之意向，有意日本，效秦庭之哭，爲將伯之呼。」余深贊阿氏之行，謂政府不助，民間必有擺輪樂歡，脫其人者。彼曰：「阿氏之意亦決矣。但暫爲慰藉部下，使無輕舉入內地，不日當來。」余乃與□□君待阿氏，而終不至。遂託後事於宇佐，獨赴廣

東省城。

在廣東，與中會諸人交益密。又由友人田野君，得交康有爲一派之士。時康執朝權，聲望猶日之中天。因而門弟子人人以帝師王佐自命。龍吟虎嘯，氣象萬千。然孫黨及他部之人，皆目爲變節漢。以其擲共和主義，而降於夷王故也。花葉不相對，旂鼓自相當。軋轢方始，而余立於兩者之間，振外交家之手腕，以通其驛騎。竊私誇以爲歐美之國際家流，未遑多讓也。

一日，余赴革命黨員秘密之會飲酒酣，一人謂余曰：『余等雖志在革命，然鮮有軍事的智識，欲乞君一探察省城之口營。』余曰：『事固可。但余疏粵語，而形狀非支那人，如何？』復有一人曰：『以君之風體而髮甚長，能改裝而薙其緣髮，可乎？僕現在口籍，常有門鑑，願爲君嚮導。』門者詰君，將代應曰：『是山東人。』余快諾。乃招黨員中之理髮商，薙四圍，而效豚尾，戟張之髻，存上去下。一人出市滿洲服，余徐試之，皆環視曰：『善。』乃約明日與口口口至口營，乘輿歸旅宿。

未幾，而香港友人急電促歸，不明言何故。翌辰，作書以延口口口之約，與田野共回。則知北京改革派之蹉跌，有毒殺皇上之報。南萬里偶由北京通信，合表對照，知不訛傳。既余電愈繁，人心益洶，孫黨之人來云：『機會至可乘。』康黨之人來云：『願天眷祐斯言之不中。』日往來於余之旅館者，數爲大增。

既而有電云：『康有爲已被捕，』又云：『已逃亡。』電生風說，吹萬各殊。余乃與田野略議應急之法。曰：『田野君搭夜行船歸萬，草堂竊爲其家族及門弟子備脫逃之事。余探求事實而打電，事急時，雖幾十人，余自引受。』田野君乃告別，昂然向廣東。

翌晨，草堂之學生四人來，皆失顏色。問以來意，曰：『欲面田野先生。』余告以返草堂，皆大驚，乃慰撫之。是夕

田野率學生數十人至，曰：「康發密電，命逃亡。」自是余之旅館極爲繁盛。

斯時有一電云：「康有爲發上海而向香港，」人皆疑之余亦不信。而康之弟子，則禮天翹首而祝其言之實。乃未幾，而帝師王佐之康有爲，果搭英國郵船，由同國軍艦之保護，而安抵香港，由香港政廳之保護，安置於警署之樓上。

康既至，而門弟子爭先見其師。然亡命而來，悉流丸飛劍之客。溷跡其中，僅許高弟中二人會見。此二高弟常往復於余與康之間。蓋康知余爲孫黨之人，雖感激而未嘗不疑忌。藏己身於祕密，而先以餌之術試余，夫彼亦有心之策士哉。余則坦懷露胸，以對門弟子之請，曰：「以如絲如綸之上諭，而欲掃支那三千年之垢弊者，愚也！垢弊之來，在乎人之心，而支那之人心，其視王言如劍頭之一映久矣。欲使王言而有效，則莫如蓄雷霆萬鈞之力，鋤殲當道之權倖。而欲收鋤殲之果，則兵與馬之後援也。夫康君有鋤殲之願，而徒賴君權，以一紙書而翻轉政府，此其所以敗也。」

二弟子又問曰：「已往不可追，今後之問題將如何？」余遂自爲革命之講師曰：「今若以鋤殲權倖之覺悟，而斷行改革，其需兵與馬之力無論矣。然兵馬之權，皆在政府之掌握，而談論之士不有也。至於輟耕倚噓之草澤英雄，祕密結社，皆以倒清扶漢爲旗幟，哀哀保皇黨，當向何處而求助汝之張目乎？思到於此，則知革政之難，難於革命！」二弟子進膝而問曰：「願問所謂革命之方？」余答曰：「如君等之說，則貴國皇上，世界無比之英主也。國君而喜共和，民權，則查理士路易十六有慚色矣。而君之皇上，苟下詔自遜位，而爲一平民，順服共和，以待天與人歸之人，由衆舉而登此座。若富貴逼人來，選舉者不在他人，而仍出於君之皇上。則君等之勢力固矣！何權倖之反動？何倒清扶漢之陰謀？何哥老三合與中白蓮諸會之相逼乎？此千古無比之英斷，實不愧爲康君

之主。卽不然，而康君自結志士於民間，樹義旂於中原，連下十數名城，氣勢一盛，待皇上之自來歸，亦可也。若兵不血刃，而欲一掃千年之積弊，建五洲各國未有之大業，志願大矣，精衛之魂，其猶蘇哉！二弟子愕眙噤口，不敢言，懷片紙飄然而去。

余爲此言，蓋重康君之至也。康君一書生，能以手腕運動其獨夫椅上之傀儡，行百日之改革，門牆數千，不乏英傑，南洋贊本家，肯出死力以爲之營救。故利用此機，欲紹介與孫黨結納，吏爲暗通哥老三合諸會，呼起風雲之夢想，乃一吐其方略，而欲使之聞也。

雖然，余揣康之情，而知余言爲不入耳之歡者。彼方以萬里孤臣自命，而抱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謬解。竄身萬里，猶感泣皇上之殊遇，擲共和獨立之主張，至今日而三變其說，而欲使爲革命黨者，彼所不能也。卽革命黨亦目彼爲變節漢，畔立不成，復豎降旂以求合，則決不使其立於主動之地位，而聽其發縱。夫彼亦既知之矣。且彼猶自嵩高其聲名，醉皇上之覆澤，甯利用改革之惰力，而急轉現勢，捲土重來，再執政柄，以遂初志，此則可原諒者也。但徧地鉅魔，時無景監，出門皇皇，正不知稅駕於何所耳！

然而彼尙有破涕爲笑之一事，則受英國軍艦之護送是也。衆皆欲殺，吾獨憐才。其高足弟子，又得伊藤侯之授意而往日本，思可依賴，惟此二國。至英乎？至日乎？腸一日而九迴，淚如傾其千斛。而余於二弟子之來言，微覺其師之有意於日本，且望日本領事來見之意。則扶桑俠士，深願盡力於患難之交，乃奮然與宇佐君共至日本領事館，而叩口君而探其意。

會知天才一官，頭銜冷落之領事，却余等之請，不得要領而還。翌日，再往懇，仍不應。請用暗號電信，又不許。至三踵其門，乘其不在，而訴康之歷史，與請願於其細君。翌日，領事函招余，急赴之，則已變冷面而爲熱情，言欲以

簡人之資格，而訪康君於警署。

越數日，二弟子復來，出皇上之密電。則一寄於□□公使□□君；一寄於內閣大臣大隈伯也。余由領事轉電之，而返電不來。門弟子漸失望，既而□□君返電曰：「非文書則意不盡。」數日復來一書，則爲對於領事之訓旨，余等益喪氣。於是再電大隈伯，則返電曰：「如康有爲□□□□□□□□□□。」此轉機也，乃使宇佐君達康，康遂約余會談。

「望門投刺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余之崇拜康君，而急欲一見其人也久矣。夫以康較孫逸神之龍行虎步，則崑崙無我，卿當獨秀，今雖亡命之餘，必猶不失支那人之風采。披帷入謁，則見彼敝衣垢面，愁眉雙鎖，直隱然惹俠士之同情。余唯述「爲天下使君苦勞」之一言，彼亦含笑答謝，謂今非述酬應之語之時，宜直談天下大事。

彼自北京改革之起源，至政變之結局，詳敘爲述。滔滔數萬言，輔以巧妙之舌，琳琅之聲，實有一瀉千里之概。而其議論之如何歸結，則歸罪於皇太后，以爲上開罪十一世神聖祖宗之靈，下負四百兆蒼生之望，除之不爲罪，而反爲功。余反問其除之之方法，彼取例於日本維新之事，引津田三藏說李鴻章之負傷事件，舉朝鮮王妃事件，終漏欲藉日本志士以除皇太后之意，且使余判其成否。余答曰：「余以爲君有若大之難題，果若此，亦甚易易。但以此事告日本，直若代表君之無能者，君從事草堂，費幾多憂國憂民之熱淚，三千子弟，豈遂不能出一荆軻聶政其人，其有之，無他求其無之，則皇太后之身，雖在銅垣鐵室之內，以闔玉裹其頸，僕視之猶探囊也。請挺身自當之，一人而足。」彼聞言如甚慚汗，頓盼而言他事。

後二日，康門之弟子□□□□來。左手掩面，右手麾余入別室。垂淚而言曰：「僕今決與□□□□至北方，以行君

與康先生所言之事。「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矣！」康先生以君義俠，使來拜別，願君援助保護康先生。君此後知有風雲起於北方之天，是即僕死之時也。」乃起而跪拜而流涕。

薄暮□□亦來，其言如□□□□，而稍及國際。潛然垂淚。余惟慰之曰：「人死不可復生，機可乘則乘，不可乘則逃來日本，玉碎必非豪傑之事也。」彼唯以淚答握手而別。

翌日，康又遣二弟子招余，至則執筆而議一大事。所議者何則？代黃遵憲而為駐日公使之李盛鐸其問題也。康之言曰：「今與僕為政敵之大權倖榮祿，遣其腹心走狗李盛鐸而為貴國公使。是豫計僕之為日本行，而遮僕之前以為害者也。願足下傳此意於大隈伯而使勿受李。否則僕甯暫止行日本，而至英國。英國之歡迎於僕，與貴國之歡迎等。僕所以背此厚意，不西轍而東其轅，以同種兄弟之國故也。然使李而終為貴國使，此實日清兩國之不幸，而僕之一身亦危。僕與君之希望絕矣，願吾同種兄弟之俠士，有以圖之。」

彼之辭令非不巧，然似巧過而拙生焉者。故余不歡迎此言也。余乃答曰：「足下之欲通意於大隈伯可也，然使拒絕李者實難。若恐李至而危足下之身乎？則堂堂日本國，偵探警察之嚴，為世界屈一指。幾見流丸飛劍，囊敵人之頭而走於市者？雖然，英國之厚意，足下不宜負也。避尹而見邢，則嫉妬之心生焉矣。以余所見，貴國與日本乃天然之關繫。如是因緣，其決不以足下之一行否而生離合；與夫厚薄增損於其間。然則先應彼之厚意，而遊英國，次遊日本，甯謂遲乎？此不惟有利於大局，亦未始不為避嫉妒之一法。故足下之遊英國，余亦贊成。」彼甚有窮色，乃招門弟子數人來謀。一弟子甚危日本之行。余乃罵曰：「康門弟子，何其怯乎！若師斃於刺客之手，有諸君在，豈不聞「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能行則行，否則與師居此香港終生無為。康君乃鼓掌曰：「足下之言，動吾心矣。」議遂決。」

議決，而康君之心甚急，且望余與宇佐同行。余快諾，略定搭河內丸。歸至旅宿，適木翁之匯票亦來。天祐哉！無此，余幾不能踐康君之約矣。

康有爲爲入日本

揮金結客者，日本男兒之天性乎？今阿堵之來，如釋重荷，乃訪領事告康君之行。且使宇佐說郵船支店長三原君。三原君大奮俠氣，約明日出帆。謝絕英日以外之船客。由小蒸汽而送至本船。余以祕連貨物，招館員田中君，含意使聲言往澳門。部署既定，先與宇佐上青樓，避客於雪玲女史之家。且告別意。

酒杯未酌，驪駒在門。餘情如絲，縈繞此館。倚窗瞭望，夕陽紅葉，暮靄蒼波。既見港灣之船，已吐黑烟，汽笛徐鳴。鐘已四下，乃痛飲數杯，更衣告別。醉步踉蹌，至埠頭，乘小蒸汽而至河內。康君同行九人，合余與宇佐成十一人。共出甲板，舉祝杯三呼萬歲。時船排海水，進行益急。迴望香港之山，烟靄合矣。航行三日，琉球一角，隱然在望。康君乃執筆而賦感懷曰：

海水排山通日本，天風引月照琉球。獨運南溟指白日，鼉鼉吹浪渡滄州。

第五日夜半，船投錨於神戶港外。不便入港，仍被酒而眠。偶有船員呼余起，出而會見，則口口省口口君及警部口口君也。云乘夜陰可上陸，乃喚起同行，乘警察之小蒸汽，至埠頭，導入警署。又使康君改服裝，待明天搭汽車向東京。車至新橋，則知南萬里自北京攜梁啓超於七日前歸日本。梁者康門之高弟也。際其國難，余與南萬里各伴之而歸。蓋亦天緣奇遇哉！乃導之入旅館三橋。

翌日，孫逸仙君來訪，欲余介與康君相見。康君托事而謝絕之。孫君之求見康也，蓋對於彼之現狀，不堪同情，

一相見而慰異鄉之托命，所謂古義照人心也。然康君之避而不見者，亦有理由：蓋孫君之價值，自民黨之一面觀之，則希世之英雄，銅石範而香花祝者也。自清帝之一面觀之，則背叛之逆賊，以十萬金購其頭顱而不惜。而孫君之視清帝亦爲不共戴天之讎。至於康君者，雖一朝蹉跌，受刊章之捕，蹈海亡命於千里之外，而螭拘綦迹，夢想三天，尙冀賜環有日，宣室重逢，爲僞朝建不世之業。故自行迹而言，不能與罪人相交接；自利害而論，尤不願與政敵相周旋。此所以望氣而却步，舉扇而恐元規之塵汚也。

然而康君之胸，尙有一重夢想，則以彼之地位，而欲達其希望；以說山縣大臣，彼必寄吾同情，允派兵而牽制守舊黨，以挽回勢力。此由其自負心與自信力，集合而成。而此心與力之反動，爲失望，爲怨恨，亦自然之理也。大隈伯所以得避之，而却繫今日之聲望者，內閣瓦解之賜也。大隈內閣既瓦解，山縣內閣復組織，而其遇康君則甚落落也。於是彼等益傾心於大隈伯，然伯今已非當路之人矣。既而我國人士，亦漸以其歡待康君者，變爲憎惡。而康君遂無所爲，至不得已而上歐美之途也。

世界古今之英傑，皆比較表內之人物也。時無英雄，雖孺子亦可當大將。至於量才六合，論交五洲，則曩時萬人膜拜之徒，至此而不得不門巷蕭條，無人迹，此亦無可如何者矣。小巫見大巫，昇之與者，又有昇之與。豎盡千古，橫盡六合，英雄豪傑，類皆如新。夫不見李鴻章乎？奪天下於洪氏之手，而還之愛新覺羅。其延清廷命脈者，復數十年，可謂功矣。而豐亨豫大，便滿人之由驕侈而生腐敗，由腐敗而生墮落，則爲罪。至於三韓一戰，海軍燬夷，尤爲罪也。若夫斬殺同胞，坐長賊箠，尤罪之罪也。嗚呼！彼於世運大局，有何寄與？有何影響？有之，則辱國而已，亡漢而已。而人皆稱之曰「英傑，英傑」，則何以故？以彼無以上之人物故。以彼於比較表上，爲支那之獨一無二故。

康個人也，聲望無隆，經驗不廣，然以草莽書生，五上書而與萬乘爲緣，厲行改革，與盈廷之臣工反對，孤身當熊，聯手捕蛇，開支那前古未有之局面，使四百餘州之人，圍視起而聳耳聽，一時榮祿李鴻章劉坤一強之洞之徒，無所措手足。雖其計畫一朝失敗，而所施設燦然可觀。李何足以比康哉？支那人才之少，無過今日。猶其府而閭然，徘徊其鐘簾而黯然。彼手掌武衛之怪傑，與夫揚子江頭之二豪，直如空中旗影，閃閃亭亭飛鳥不落，其實何嘗有一毫重人道，懷蒼生之心？况於餘子哉！與此等共事，而劃百年之長計，猶與跛鼈說千里之長途也。而康於茲，益不失爲支那之英傑矣。

康君始來日本，爲世人所喧噪。余亦以導康之來，所至受款待。魯連排難，公卿倒屣。韓康買藥，婦女知名。余之招某子爵而入待合松榮者，此時也。與藝妓留香女史相識者，此時也。以貧無一錢，衣不蔽體之窮措大，一旦而交結二女將，豪飲酣歌，了不問前途之何若，來日之大難，逋負山積。時康君已構家轉寓，南萬里亦爲湖南之游。洒闌鐘動，人影漸稀，而舊情冷落之吞字君，乃復出而相聚。

吞字君自與余約入支那而不成，中道棄捐，江湖落魄，潛居箱根山寺。聞余攜康君來，馳訪余於三橋，議將來之事，互有所期。而適見余之酣豔窮愁，不忍獨去，遂約赴木翁於大磯，賣帶得三圓，脫旅館，指新橋急行。

至大磯而木翁方病，窮賓累生，終乞旅費而入吞字之舊巢。一遇井上之友，復訪松榮之肆，既思山中高臥，無開展局面之機。居數月，乃復議出東京，入對陽旅館。

對陽館者，在芝愛宕山下。去今十數年，余以垢面蓬髮之奇態，出東京，求下宿，皆不敢留。惟主婦誤余爲行者而宿之。主人亦有奇氣，常被酒，歡呼以歌。爾來漂蕩四方，不常厥居，每來東京，常往過訪。空桑三宿，佛豈無情，因緣所結，非偶然也。

南洋之風雲與吾黨之活動

夢中想像。天外飛來。則有菲立濱大統領阿圭拿度率部下而立於戰場之報。時則明治三十一年二月也。既而南萬里自兩湖歸。云由□□□之先容。得與哥老會員交結。孫君部下之與中會員。亦漸思亂。屢電起事。而孫君以準備未齊。傳令以戒輕舉。晨謀夕畫。終不如意。終由孫君提議協定。竊率會中人至菲島投阿氏軍。速其成效。轉餘勢而入支那內地。以起革命軍於中原。

時孫君寓橫濱。一日來對陽館。屏人謂曰：「以君之手段。得無送軍器於菲島之能。」余詰其故。彼潛聲答曰：「現獨立之委員在橫濱。僕與君共有渡菲之志。故往訪其人。彼大喜。且托購入軍器。僕受重托。義當盡力。而未得其法。願君爲菲島之義人。」余遂以門外漢而擔任此事。時吞字君適甯家。余與南萬里允議不決。遂不得不借決於木翁之智。木翁謂余曰：「凡私運軍火者。必避警吏之目。吾與汝非其才。商人又貪利而忘義。宜擇忠實有肝膽。具商人之手腕者。」沈思曰：「使中村背山當之如何？彼近對僕屢言菲島事。或有意往。諸君試說之。且彼有急功名之心。諸君爲彼當作功名地。無不成。」皆稱善。

余等往訪背山於其寓。吐露祕懷。彼欣諾。嗚呼！安知他日失敗之原。肇於此人哉？

計成。而背山中六卽着手於其舉動。菲島委員則托全權於孫君。而背山中六與孫君之間。余與南萬里爲通信機。於是警察吏之視線皆集。

一日。余受對陽館主之警告。是夕。卽見一偵吏佇於門。余與南萬里命車疾走。曲折以入待合松榮之肆。卽招留香女史來使飲。不至。使主婦自往招。十二時歸。曰：「有偵探四人立門外。藝者不敢前。皆逃歸矣。」無如何。乃

與南萬里就寢。

翌辰起，招妓呼酒。偵吏以佇雨不堪求會見，乃上樓共飲。酒酣，南萬里挾一偵命車走北郭。翌朝歸，而偵吏不從也。蓋南萬里挾此偵共上青樓宿，事爲他偵吏所知而免職矣，乃大笑。

軍火至，而非島革命之準備成。安置船舶，乃求同志之士，得遠藤四郎君。時爲口軍大口，乃辭職，率都下五人渡菲，而南萬里亦仗劍從之。轟轟哉，烈烈哉！此皆俠國之人，而現代革命軍中之大將也！

先是余與更石君相知於筑前。君有大志，曾入朝鮮，助東學黨之亂，又入西比利亞，往返浦聖之間。偶來東京，談生平之志望，意氣相投，乃隱助余等之事。

既而香港有飛電至，云廣東內地未派之人，漸將舉事。孫君急使余往視察，更石君亦向西比利亞，吞宇君遊湖南，三人乃相攜下九州。臨別，更石顧余曰：「準備成，望發電來告！」乃共祝前途而別。余向長崎，吞宇君向熊本。

至長崎，搭香港行之船，航行一晝夜。見右舷半島，怪問之曰：「朝鮮半島也。始知此船迂回經芝罘，上海，福州，廈門，汕頭，而至香港。乃問航行日程，曰：十八日，此非意外之沈滯哉！然無如何，被船載至芝罘，又從至上海。」

上海者，余夢寤之故國也。東亞同志多居此，然余今爲查察革命之運動而來，任重心急，乃蟄居船中，以待發。既而船揚帆進行，而風暴起，復距吳淞二三里處投錨。嗚呼！不知天將何怒乎？

越二日，船過福州，猶顛簸不止。余獨傾杯酒，晚餐出甲板，則新月掩面，夕陽如死，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乃成不規則之放歌，其言曰：

「日已暮矣，惡風大浪愁煞人！舟中三日斷絕梯子聲，空中海燕憂憂鳴。欲語心事，恐有魚龍傍船聽。今

夜半之丑。吾故鄉骨肉將爲何如情！破窗風不息，欲坐蒲團心暫甯。

「雨耶，雪耶，浪花破碎，明月濕耶！舟行破浪，吾心其比舟尤急耶！前路茫茫，何處至安身之港而息耶？」

「思之，思之，眞夢境兮！三十年以來，吾無定兮！一夜之夢，與百年之夢無別兮！如夢婆娑，闌夜而見明月兮。」

余疏韻事，不作詩，不爲國歌，今爲此作，候蟲之嗚呼，噫氣之發乎？船至福州，聞船員報云：昨日布引丸沈沒於上海，又云，布引丸爲三井會社之船。余雖聞此言，飄風過耳，直不知關於吾徒之生命者。

發福州，至廈門，更寄航汕頭，至香港。入東洋館，偶來一三井會社之友。余述布引丸沈沒之吊辭，彼淡然曰：「此船雖屬於私社，二十日前，已賣於中六，故此損失，皆歸中六。」此一語也，如晴天霹靂，直震盪余之靈魂，口不言，而心如割。乃飛輿而至陳白之寓，復向至溫底阿，見委員長阿君。

陳君先問曰：「日本有電報來乎？」彼掉頭鳴舌而不應。少頃曰：「有一電，然字句不甚了，要非吉事。」余乃述疑義之故，彼遽發問曰：「其船名何？」曰：「布引丸。」彼擊桌大呼曰：「天哉！淚簌簌墮，座爲之寂。既又問曰：『中有二個不明之字，想爲日人之名。』」余曰：「非高野林二君乎？」安拍手曰：「是也，溺死矣！」以巾掩面，歔歔太息曰：「吾受任以來，誤於購求軍器之事，已三次，吾有何面目見大統領與國民乎？唯自殺以謝罪耳！」言極悲痛，四座復寂。

事敗垂成，英雄短氣；同志二人，慘葬魚腹，有志者所同悲。然而「眼淚」非成事之物也。陳君慰之曰：「革命家苦心所存，古今一轍，君自求一身之安而取死可也，其如炮烟彈雨間數萬之同志何？今君一身，直關於菲島之存敗，終當一噴一醒，再接再厲，而求應變之策，無自短氣！」余亦自勵而勵彼，乃相約勿報此事於菲島同志。

翌日，再訪阿君，則少有生色。曰：「集在港同志而議進退，皆謀再舉，仍乞日本志士助之。」余等之氣乃復振。繼續運動，事亦次第進行，其終未遂，如何？嗚呼！終未遂，如何！

布引丸沒矣！高林二君蹈海而死矣！遠藤南萬里以下之同志果如何？嗚呼！遠藤南萬里之同志果如何！

形勢急轉

先是湖南同志哥老會頭目畢□□君書至，云將率數人至香港以議大事，陳君乃止余行內地，而待其來，既而畢君不來，惟紹介其同行者於余與陳君，書中附略傳，簡明痛快，如敍三國志水滸傳中人物。乃先面□□□□□兩君，舉止風貌，甚有古色。彼之言曰：「世運大開，國情他異，吾等今日對滿虜，對歐族，八面受敵，安可復自相殘？今之來，爲乞諸君之教也。」略述三合與中哥老合一，而推□□君爲統領之意，且曰：「狐鳴篝火，可行於陳勝吳廣之時代；若今欲舉事，而無國際之炯眼，與夫外交之敏腕，雖以埃及亞刺飛之才，猶且敗於一旦。故吾徒欲革政治之命，不可不先革社會之命；而欲革社會之命，尤不可不革心理上之命。」嗚呼！此余輩多年之心宿願，而今出於此人之口。英雄所見，大略相同，然此亦非偶然也。千里紅絲，爲南萬里之一行，而有此天作之合也。

斯時，導引之畢君，以囊澀而留海上，乃與陳君議助之。既而畢君來，合并之議未開，而師□□劉□□二君繼至。然人皆疑師君爲通康派，欣斥使去，余爲恐秘密之暴露，務歡待而使歸化。一日，余與陳君至彼寓，適師君自廣東歸，而變色曰：「今日廣東有飛報，長江一帶，吾黨蜂起，今諸頭目遠出，而未派諸子，矯制起事，不急往，恐不能統治。」言次，頗蒼皇，一座爲動，於是衆議不決。陳君以問余，余曰：「是或者風說之爲。若果有之，吾同志之人

來，欲去上海從哥老會之同志而遊湘楚。又聞三會合并之信，以爲千載一時不可得之奇遇。欲急起直追，格於母兄之命，故利用余名，僞爲游日本者。彼之言曰：「僕奉四海一家，人類平等之訓，故信獨一主宰之神。謂四海之民，皆斯神之愛兒，此所以厭弱肉強食之世界而欲實造自由平等之天國者也。」又曰：「今律殺人者，罪當死。顧殺一人，何如殺萬人。夫入關南下之兵，揚州嘉定之慘，於律應擬何罪。」又曰：「殺人者不必其有形也。彼剝良民而絞其血，以供一啜者，奚啻什百於盜跖。人謂支那不改革，吾謂欲改革，直還啜其血，而奉以礮火之力耳。革命是也。」嗚呼！彼年不滿二十，而懷抱如是，後起有人，支那其未有艾也。

此夜余與友人飲於野村酒樓。偶有連呼余名而入者，相見不相識。及握手，則南萬里也。斷髮剃髻，着染垢之白衣。因舉杯互祝，略述菲島之件，及逃歸之狀況。余亦訴以後之情，互稱無恙而別。

船過上海至橫濱，入孫君之寓。談自布引丸沈沒，以及再舉之事。彼云：「軍火已備，爲政府所嚴視而不得出，乃稍強人意。」回東京，再入對陽館。

狼嘯者，舊時之南斗星也。暹羅事件以來，不相聞問。偶來訪余，共謀資本，於是紹介中德君，有所運動。此惠州事件實際之初着也。自狼嘯居對陽館，而對陽之梁山泊於是復開始。

眇能視而跛能履。坐愁行嘆，終非成事之道。則或者風雲其再興乎？夫菲島軍器之準備，既受政府之嚴視，而使壯士意氣，寢以銷沈。今吾輩用之以入支那，而張革命，成則轉再入菲國，謀獨立之機。常山之蛇，互爲首尾，有何不可。議倡於孫君，而余贊之。中德君誓爲援助，狼嘯又加入同鄉先輩日北，更發電浦鹽斯德以招更石。

更石歸而暗集壯士。余等則從事軍用之籌畫。偶有蹉跌，不能如意，乃決議下九州以補其缺。與日北等共向筑前，僅得數千金歸。既而吞宇自漢口歸，南萬里自香港歸，遠藤自菲島歸，羣雄嘯聚，而對陽梁山泊之繁盛斯

極。

人多則食費。數千之軍資，供旅館數十日之食，遂不資於用。乃決議張背水之陣，進行革命於支那。

大舉南征

旌旗一閃，笳鼓三鳴。三十年夢想之支那革命，至此而選將登壇，乃有開幕之日。余等之喜可知也。孫君乃使南萬里先發香港，已與鄭君、陳君、吞宇、更石及余繼之。日北遠，滕二君又繼之。田經、狼嘯、留筑前，從事於所計畫。俟其準備，率部下而來投。

行期已決，革命軍大將肅肅其行。第一隊先發，而第二隊大統領與余等繼之。至橫濱搭日本丸以向香港。庭間，孫君乃言曰：「吾於保安條例期內，不能留香港，故直行西貢以待日北之至，而向新嘉坡。滔天與更石吞宇先香港上陸。行某某之事，事畢，則向新嘉坡以覘其情。其以後如何，在能集多額之軍資，否則返而入廣東內地，是其大要也。時余獻一策曰：『聞康有爲在新嘉坡，若能以三寸舌降伏其心，而使復建共和之旗幟，握手協力，事無不濟。』請往說之。」皆贊成。

船至香港，有支那艦一艘，爲迎孫君而來。孫君不應，而使余與更石吞宇代之。彼胡爲而迎孫君乎？孫君何不自往而使余等代乎？抑所辦者果何事乎？

乘支那艦，引導者於日清戰爭役北洋艦隊之驍將所相知之□□君。又□□君之子□□君。以英語試雜談，相對微笑。夜十時，至廣東入某大紳之邸。有所密畫。既乘夜陰向香港，時孫君已發西貢，乃上陸入東洋館。事關他人，故此奇妙之消息，奧祕之扁鑰，余不能孫露者多也。

至香港見南萬里知舊友玉川君以將行暹羅旅用告竭。余曰：「近日或有樂事，不可知，君若有心乎？留此處待余自新嘉坡歸，共入支那。」彼欣諾，此實玉川君加於同盟之原因也。居三日，余與更石吞宇同行。時則北清拳匪之亂，將次爆裂。各國急張軍備，徵兵入京，以救使館。皆共起奮曰：時哉不可失。

至新嘉坡投松尾旅館，以待孫君。日北此地雖無知好，余相識患難之康有爲潛居於此，而欲與之聯合者。此行之絕大希望也。欲面康君，乃亮訪其股肱邱君以求傳達。彼欣諾。偶有爲康派機關新聞執筆之北村君來訪，低聲謂曰：「道路傳說，有日本人來欲刺康彼等竊致疑於君，夫亦知君與康之因緣，故竊爲辯護。天下安有殺人曾參，醜人羊叔子哉？」余笑曰：「人果未易知，能生人者，必能殺人者也。」彼無言辭去。

翌日，康之門人湯生來訪，出一書曰：「康先生之現象如此。若有言，乞告於僕。僕當傳之康先生。」觀其書，是康遣邱君而通其意者也。文意如左：

滔天君，僕之恩人也。今在此地，實願早見以慰飢渴。奉政廳之保護過嚴，終日如在牢獄。其果得相見與否，猶不可知。若不幸而不能見，乞君代僕送百金以贈之。而滔天君有對於僕之要件，則願使門生湯生傳達於僕。湯生爲僕所信任，雖如何祕密之事，無須過慮。

懷疑者，惡感之母也。惡感者，訣絕之始也。彼既由疑生懼，余則因感生憎。然而不能無言，以爲訣絕之布告。乃答曰：「康君之言吾知之。聞道路之風說而疑余爲荊軻，欲以百金而求保險於日本刀之下。爲語康君吾自由之身，而君亡命之客也。今來見君，爲欲謀將來之大事，且慰君之陷於悲境，非猖狂乞食，求康有爲之百金而來也。」湯生察余怒，力爲辯解。余不聽，愀然辭去。

翌日，北村再來訪，曰前所言之事，康派中如爲大問題，羣聚偶處，會議此事。有大島者，與康派善。昨者訪邱君，

則見其議刺客問題，又討論使康見君之利害，彼等實迷於判斷，而大島君爲之辯其妄。彼等猶未決也。余大怒，乃立作一書送康。

南海先生足下。別來無恙。惟道力堅忍勝常爲祝。夫亡命者之不無憂譏畏讒，猶得志者之不無趾高氣揚也。乃者同吞宇更石遠來南天，念存故人，聞諸道路，云有刺客發橫濱而向此地，言出於悠悠之口，而入於先生之耳，橫如猜疑，示予決絕。僕始聞而懼，繼而疑，終乃失笑。我日本有一狂生加刃於俄國皇帝之御前，又一狂生狙擊貴國李中堂於車上，其他以國人而屠國人者，不可勝數。我國實饒此等之狂漢，是世人所共知也。然而決鄉亡命之士，來託迹於此狂漢國者日多，何也？此等狂漢甯加刃於萬乘之主而不加刃於亡命託生之士。想我國士道雖頹，猶存一分之俠俠者，是我國人之命脈，而亦弟之私所自負者也。弟與先生訂交國難之際，肝腸如雪，實共歲寒。今者懷一片之私憂，與滿腹之奇願，來訪知己於千里之外。何圖昨日知交，今日讎敵。侍者不察，橫冠以一大恥辱之名。世事之表裏，人情之反覆，如夢如幻，實足使人驚倒。吾友曰北君，亦欲來見先生，已發香港，現在航路。若聞此事，感慨又當如何嗚呼！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鷓鴣竟未休！海天萬里，去矣南海，謹裁一書，以致於善泣皇恩而不解友誼之人，以表訣別之意。幸自愛。某頓首。

對於刺客問題而怒者，豈獨余乎？吞宇更石亦忿之，而稍失望，以爲彼豎子不足成大事，支那人固多猜疑哉。初余等至新嘉坡後一日，更石突如而言歸國。余怪問之，曰：唯欲歸國故歸國，別無理由。余強留彼以待孫君日北之至，既而日本之船來，而孫君等復約三日後至，此時更石之歸心如箭，斷乎不可抑按，乃聽其行。彼臨發謂曰：「我昨得奇夢，同志相攜而上旅途，吾先乘車，馬驚軼，回首君等，皆慙蹶於途。此夢洵奇矣。然夢也何爲而

測之哉。」

新嘉坡之入獄

余送更石既行，與吞字沽酒謀晚酌。又招吉村君下棋。余坐傍撥琵琶，作關西大澳之聲，以爲笑。突來一人問曰：「宮崎非先生之姓乎？」余曰：「然。」彼首肯而去。既聞靴聲，則入無數穿警官服之人。一見余，揚聲大喝。余不遑思索，卽起問以何事入余室。彼捉余手，撫余身，以檢其藏兇器與否。此不問而知爲刺客問題之發現也。

余先發問曰：「君此來爲何？」一人出票曰：「此非君乎？」余曰：「然。」而吞字此時猶爭勝敗於棋局。一人問彼爲誰，曰：「吞字。」亦捕其手，撫其身者如余。既而出票問更石南萬里所在，余答更石已歸國，南萬里在香港。乃無言相顧私語。

既而一人取鉛筆與紙，向余質問。其質問之條目：一，余等來港之目的。二，與康有爲之關係因緣。三，來港以來，欲面會康之計畫。然余來港之目的不可言也。答以周遊世界，爲訪友而滯留於此。而第二第三之質問，余說與康相識於患難之因緣，進語夫康以刺客問題之疑忌，出示與康訣別書之原稿。此審問不下二時，被等若不疑，相顧復私語。

審問終，乃檢貨物，而見日本刀二口。彼等之氣頓揚。曰：「攜此器胡爲者？」余此時遽爲國粹家曰：「日本刀日本人之生命也。猶耶穌教徒之帶十字架也。而不知余國之風俗而何驚？」彼等亦不窮詰。一一檢點。終見紙幣約三萬金。彼愕然，乃詳檢其數，再納之革囊。謂余曰：「政廳命拘兩君。」余乃窺隙而囑吉村曰：「佛國郵船入港，願告日北避他處。」遂警護而出，分乘馬車二輛，至警察署。

巡查數人，導余入薄闇之廊，開鐵板之扉而入。余與吞宇共坐地，既而旅館主人送舖程來，遂相與橫臥。彼倒頭入睡，鼾聲大起。而余若有不可名言之感想，來調余魂，襲余夢。

一聲入耳，則推扉而入者，爲伴行監獄之人。卽整衣服出門，再乘車至監獄。

至監獄，下車，一警吏先入，使守門者開正門，若迎余入門，則兵士四名，攜銃劍立於門兩傍，警吏二人導余前，兵士二人從余後，此是殺人犯之模樣也。入內門，則牢獄之口，駐看守長。看守長先照警察吏之送狀，記於簿。更檢身畔，一物不留。既畢，又送他室，有黑人使余背椅立。他一人測余身之長短體量，細查全身，雖腫痕黑痣，皆記於簿。

余等所住監獄之室，不甚廣，不敷以磚，兩隅各置一床。傍有大板箱，可坐可藏衣。一隅置旅器，一隅置水桶，使洗與飲之用也。門裏以鐵，中穿拳大之穴。三面皆壁，鐵窗承塵。坐床仰觀，青天如罽。檻猿縛體，籠鳥摧翎。余顧吞宇，不覺微笑。吞宇曰：「吾視此間，恍如客舍。較諸日本，殆遠過之。」蓋彼在鄉國，曾爲醉酒演活劇，而失三日之自由。信矣，斯道中有先覺之人也。

吞宇又言曰：「子無多感，二人同居，監獄之異數。」言未畢，若然開扉。警吏入而視余等。高聲曰：「看守長命，移一人去。」於是吞宇之所謂異數者被奪矣。而鉄牕之下，余遂爲獨嘯之人！

以莫須有之疑，限不自由之痛。六日之短期牢獄，余視之有六十萬年之長。初日適日曜，無審問。正午十二時，送運動場，與巫來支那印度之未決囚，四五十人雜操作。日本者余一人耳。吞宇則非在同一之場也。同舟共濟，胡越一家，余遂表示親熱於同囚，而彼等亦以其親熱向余。彼等之中，有殺人放火強盜竊案毆打賭博諸犯。卽世所謂惡徒之集合處也。然鉄壁之中無惡行，以其同志則相掄。故彼等實自成一家族，一社會。懇親共愛，世界

同胞。舉動談笑，了無飾諱。世謂殺人謀叛，於彼實爲名譽之尤。雖聖根佛性，未有良於此者。而余入此爲同囚中所推戴，乃雄視而爲之長。

此日二時，有送飯與魚肉烟草菓子等物至。看守長曰：「他囚雖有送入，決不允。君，日本之紳也。」已更進而爲滑稽之色曰：「君有多金。」笑而去。猶聞門外與旅館之女，作喃喃聲。已復來曰：「食畢則送第二號。」又曰：「函件之事，可悉告我，當爲君傳達。」異哉！余至此爲獄中之紳矣。

午後四時，以號令復入監。至五時，則閣不能讀書。乃晚餐。餐畢即眠。翌晨六時，出運動場。十時入監。十二時再出運動場。四時復入監。則一晝夜八時間爲運動，其餘之十六時間爲拘禁。余此行不啻調查監獄而來也。此日無審問。入夜而囚人之歌，聒於蟬噪。甫經喝止，斷續復起。壯哉！彼等有自由死刑，或終身爲懲役，而毫不芥蒂。大膽之將，無神經乎？又念孫君日北在此日之來，將何若乎？

三日六時，看守長來曰：「今從我而水浴，可晤君友。」至則吞字果在。相見一笑。因謀答法廷質問之要點。既有情之看守長，復來曰：「今日有審問。」嗚呼！審問哉，是因中之一希望也。乃與吞字共着衣。互笑而別。入運動場，同囚之友皆云：「先生今日有審問。」若相祝出獄之期近而喜羨者。

十時復入監。橫臥於床。眼觀書冊，心馳法廷。逐審問之妄想與幻影而以心試演之。十二時，復出運動場。未幾即傳審問。同囚之友，皆勸余衣美服。余乃更衣，從看守長出。

審問所，在獄門之傍。看守長導余前。二兵士捧銃劍從之。行至塔上，見余國之副領事及通譯官。停立，復導入鄰室。即所謂法庭者也。法庭之中央有一方桌，中坐者爲審問官。其傍則殖民地太守也。桌之左側有陪席，判事在焉。而吾之副領事通譯官占座其下。右側有警視總監與警部長。此兩人即入旅館而拘余者也。使余隔桌相

對立。警官二人交挾余。背後則兵士二人。余乃張目四顧，而爲周亞夫語曰：「吾安知獄吏之尊乎？」審問方始，彼所問與余所答，略同。旅館。但紙幣過多，爲彼注意，兵不厭詐，英雄所以欺人也。彼乃問曰：「此行何需而攜多金？」余曰：「漫游他國，而可以乞食行，天下萬國以爲奇聞矣。」彼曰：「汝之家富乎？」余曰：「貧如洗也。」曰：「然則貧者之家，必地布金，而天雨粟。」余曰：「貧者余，而不貧也余之友。」曰：「然則汝之資，皆汝友之財乎？」余曰：「然。」彼如甚不解者，復問曰：「汝與彼以何等之利益？」余曰：「利益之交換，商人之事也。我國志士中無之。所謂志士者，資財相通，緩急相扶。是志士之常識，而我國所以立國之要素也。」彼益疑，顧問吾副領事領事領之。次又問曰：「攜刀劍者何意？」余又以「武士道」「大和魂」對。復顧問我領事而得其領。又顧問辯而問之色，乃解。

審問亘三時間之長。吞宇繼之。既以薄暮輟審。看守長曰：「明日當有無罪放免之消息。」余固自信爲無罪放免者。然聞此言，不勝之喜。

此夕，以看守長之厚意，得面會旅館主婦。而此厚意，實以主婦前定賄賂之約故也。勿謂西洋之警官爲不近人情也。彼僅以二十五金之故，而使會多情之主婦，忠實之從僕，一旦購自由以還余。夫自由則豈有價值哉？

此時主婦從僕，猶齋一重大之報告曰：「孫與日北已上陸，在化鉄爾，隨員三人在敵館。」於是，以爲彼等安全在外，則余等如有百萬之援兵，不日將潰圍而出。意氣頓昂，乃告別入獄。

天既明，看守長導余水浴，與吞宇摘話審問之大要。浴畢，復出運動場。囚友來集，合祝出獄之喜。既而看守長招余，以爲放免之消息，而不料其爲審問之召喚也。乃整衣出法庭。太守自占正座，以謁審問之勞。而其質問之題目，則自孫逸仙君始也。

彼先問曰：「汝知孫逸仙乎？」余答曰：「知之。」彼曰：「如何知之？」余乃答曰：「五年前相識於橫濱。」彼更問曰：「汝知英國之毛古倫乎？」此同盟中之一人也。」曰：「知之。」彼人問如何而知。余述由孫君之介紹。彼又問汝知福元乎？」曰：「知之。」既問知小崎乎？余問其名，則雪昌也。余聊有意外之感。其與孫君同舟，而不知會來否也。然小崎君余之知友，乃答以友人。彼又問中西十太郎。余益爲意外之感。然長亦舊友。乃答如前。此時檢事起立而示一短刀。曰：「認此刀否？」余心以爲孫與日北之同行，非爲拘禁。乃答以認識。於是太守更發問曰：「汝由支那政府之依囑而有暗殺改革黨首領之心乎？」余至此不覺氣之衝神之旺，口河目電，厲聲答曰：「余開明世運，自任之人。甯寄同情於孫康而爲政府之敵。豈肯受彼等之委囑，而爲世界唾罵之人。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子何言之戾也！」彼又問何故好與支那人交結。余曰：「憐支那之孤弱，而希其改善。」彼問何故不勞心於他國。余曰：「此屬於一身之主義，不涉今日之事。君若願聞，請爲出獄後友人而對談。」彼無言，而質問之鋒已挫。

彼以通常問話而問東亞同文會之事。又尋東邦協會亞細亞協會之興趣。其意殆欲知日本國民對清之意向。乃掩飾答辯。此日之審問，亦亘三時。既問吞宇復二時許。既歸，看守長喜謂曰：「是終結也。明日常有放免之消息。」夫彼之喜，非僞造而然。余等出獄之時，卽彼懷二十五金之時也。

翌晨，余與吞宇共受至政廳之命，乃整裝至門外。有馬車，分乘其一。警吏從之。馬走十餘町，達政廳，至樓上。待一時間，警視總監來伴至一室。太守議政官書記者在。太守乃含笑而問曰：「今定汝等之罪，爲欲殺支那改革黨一人，無異議乎？」余曰：「冤獄不能服。」彼又笑徵吞宇之意見。吞宇厲聲而鳴其非，奮髯而辯其理由。彼忽掩之曰：「此非既決之問題，今將欲定其罪條。請暫離席。」警吏乃導入別室。

待命三十分鐘，又導至議席。太守乃朗讀判決文曰：「今裁決二子之罪，新嘉坡執政官，以汝等認妨害保安。故由此管轄界內，爲五年放逐。」仍問有異議否？余答曰：「認者獨斷之語，然余豈阻害君獨斷之權乎？但世界爲人類之公園，而君奪余公園之一部，劈頭記念，永永不忘。」彼笑曰：「五年之後，仍得自由。」復顧吞宇，吞宇佛然曰：「對如此不法之判斷，余終不服。然君執政權之人，余又不欲於苦熱地，爲無用之爭，而沈滯，謹從命。」彼先問出發。答曰：「搭最近歸國之船。」彼曰：「下等船，劣政廳給之。中等以上，當自辦。」乃答爲上等船客。彼又含笑曰：「君無傳此事於長西君乎？」余反問曰：「長西君來乎？」被掉頭曰：「據聞已來。」余始知其來在此地也。乃曰：「長西君將與康上歐美之途，願爲余傳好意，且願爲康祝長途之珍重。」彼又問曰：「君無傳言於孫逸仙乎？」余曰：「願告孫君，明日歸國。」彼首肯。又曰：「孫謂君所攜之財，乃彼之物。」余忍笑而答曰：「趙璧不能爲秦有。然彼與余殆通財而相助。」彼曰：「孫逸仙長西小崎福元毛古倫，大約與君等同船歸國。」

事畢，余乞此日歸旅館，不許。再乘馬車至獄，與吞宇同居。五日不見，談積如山。夢遊天國，身在地獄。鐘動鷄鳴，而出獄之期已至。

起而浴畢，看守長導至獄內之寫真所。有技師來，各撮二影。一正面全身，一側面半身也。既而時至，乃以不用之品物，悉分同囚，且握手訣別。彼等甚有惜別之意。人情哉！我無惡意，則人皆善我。其有妨損人之生命與權利者，罪在社會而不在其人，卽隨境遇能變其心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余於是益增一重之理想，與閱歷矣。

出獄門，警視總監與警部長，攜革囊候於馬車。出向埠頭，下車上船。先見孫君，日北乃相抱祝無恙。日人之來送者，充滿食堂。而長西君亦在也。余以爲彼與康上歐美之途，今此來送余，故以此心對彼。彼忽指總監曰：僕爲

此奴，拘禁二日。故乘船歸。乃怒睨曰：「還我短刀！」其狀如猛虎之將食象。總監無語，乃出返之。卽前日法庭所示之刀也。

送君自崖，君自此遠。余乃下食堂，各舉三鞭酒。以述別意。既而船報出帆，送者登岸。半時間，人影不見。又與同行者舉杯，醉倒而眠。醒出甲板，夕陽將下，夜色蒼涼。巫來半島僅見於雲烟之間。痛定思痛，感慨方來。乃舉手呼曰：「不見汝者須五年！」

■ 大本營——佐渡丸船中

驚魂定而勞苦慰藉之事起。余既陷於重圍，而孫與日北之援兵如何而至乎？日北乃言曰：「余船至埠，卽有形色倉皇之人來言不可上陸。乃與見孫君，咄嗟間，領事館員亦來忠告，乃知康有爲之刺客問題也。政廳之疑，乃在多金一端。君之辯，不足釋彼之疑問。於是孫君而太守，以此金爲彼之寄存物而釋其疑，故太守挪揄君夫彼之所疑誠是也。長西此來，乃爲康所招待而上歐美之途。同舟見嫉，亦受兩日之拘禁。此何爲者哉？」

新嘉坡之計劃希望絕，則不得不歸香港以規形勢。萬策定而後入支那。此船中正當之問題也。余等雖爲五里霧中之人，然舟行風順，已見香港。乃豫定四時間入港。繫於對岸九龍。余與吞宇上陸以窺行勢。既訪南萬里遠藤之居，忽吾國領事飛函來招，急往見。則曰：「香港政廳甚注目君等之舉動。恐有幽囚之患。吾雖能證明其非，然瘴癘卑濕，久居亦非衛生。君如有不得已之事，則已否則，錦城雖樂，不如還家。」余乃謝之，言決志歸國。返同志之寓，則英國警部長已來訪。不值，而候於船，知不可留，乃搭蒸汽至九龍。警部長出一紙曰：「政廳有命，照保安條例，君等有五年之逐放。」余笑曰：「香港無康有爲五年後康有爲如來此，則如何？」乃歸船。

香港之希望又絕，則余等當達之地點何如乎？首領孫逸仙雖得香港政廳之默諾，入廣東內地，然受新嘉坡事件之餘波，而其事不行，將暫歸日本。於是集議進退，至晚而不決。

電燈一閃，而佐渡丸之船室，表裏通明。亡命之士，乃復開秘密會議。孫君先提議曰：「托日北君以香港準備之全權，而使日南萬里諸君輔之，復舉日君代舉義旗於內地，遠藤爲之參謀，合日本諸同志以占領某地。兵進一半而至廈門，滔天從余密行臺灣，以便聯絡。取同一之方向，衆意如何？」皆不敢言。日北則抗議曰：「余等在外而爲政廳所嚴視，則在內之影響可知。君此行，恐灰此土同志之氣，而吞宇滔天或受縲紲之辱。據余意，乘此夜陰上九龍疾走入內歸，行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則事可成。」余等皆贊之。孫君掉頭曰：「此無謀之極也。如投肉於餓虎之前一般。」余復說歸國之不利，彼頑然不顧。厲聲曰：「余之生命，負四百州之重，謀畫雖不成，終不采自棄之方法。」余曰：「歸國則事不可爲，無甯死於此。否則解散同黨，免至以革命爲口頭禪者。」

余更進而弄嘲罵之言曰：「革命非算數所能解，待成算而行，則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已。懦漢乎！余自是不能與共事。」孫君亦怒曰：「而欲死，何不蹈於海，免致入內地之勞。」時日北已歸寢。孫君叩余膝曰：「君何懸心？」余曰：「君何臆病？」孫君猶強叩余膝曰：「君豈不知余非臆病漢，又豈不知余非惜生，而窮追余如此，果何心？」潛然垂淚。少時，吞宇去，孫君亦去。是時佐渡丸尙未開行也。

余方欲寤，日北來叩扉曰：「甲板上有警察。」余出視之，則英國警吏與支那巡查數人，佇立兩隅。復見水上有警察之小蒸汽，乃知孫君有先見之明也。叩其扉而謝罪，且願聽指麾。

夜半二得時，酒力恍惚之餘，余復睡而忽又有叩余扉者。啓視則霧鬢雲環，乃余所識之政子女史是也。彼曰：「有西洋人叩余門，言君在此船，勸速去。」強捉余臂而來，此不問而知爲毛古倫也。以本部之方針未定，此

所以受黨員之迫促也。此所以致本部員之腦痛也。此所以需要與政子女史之力也。此所以有毛古倫君也。

翌晨，孫君招余密議，曰：「曩余見香港太守，言彼欲使李鴻章提兩廣以宣告獨立，而余佐之以敷新政。彼密爲其保護者，以得各國之承認。李既默許之矣。拳亂日亟，廷旨內召，乃復深晚節不終之懼。今將提一旅以勤王。太守之意，欲扼之此處以要其行。今日十一時，約相會見。夫彼若慨然應諾，則余亦使解保安條令而相與上陸，以起獨立革命於南天。君意何如？」

孫君復言曰：「李無理義之信念，又無炯察大局之明。八十老翁，帝王之思想已淡。故太守之會見，其勝利實不可知。唯象想萬一以徵君之意見耳。」余曰：「事能進於密會，已可至將來之希望，由君之方寸與手腕而定。」孫君然之，遂去。日暮有報曰：李已北上。革命之軍，俟以異日。

十九世紀國際問題，常着服於表裏兩面。揮陽陰之手腕，以與其上下相交。各國皆然，而於支那爲尤甚。蓋各國於支那在北京則皆滿清之保護，而於他方則爲民黨秘密社之機關也。例如甲國結拳匪而起事，則乙國必結政府而定其變；乙國結政府而謀事，則丙國又結秘密會社而敗其成。總之則利己心而已。今香港太守於拳匪事件，欲起孫李而爲虎嘯一隅之獨立，且加以助力者何哉？蓋以勢力範圍，香港實爲彼之藥籠物。南清之事不足慮，所當先制者法國，而制法國之人，莫如李鴻章之傀儡。李既允，而試革命之運動者秘密社也。於是不得不需孫逸仙矣。故孫李握手，直可兵不血刃，一旦而使兩廣獨立，已乃自立於上而駕御之。此其理想也。而此理想與實際，相距僅一髮間，然竟消沈於一髮間也。而孫君與余亦欲利用此手腕以達其希望，而後處置之。惜乎其不能成也！

此日黨員來訪者踵相接。入夜復決議，皆從孫君之旨。曰：日北籌香港之事，若準備不如意，則以現在之力舉

事。舉事之時，以□□爲大將。遠騰揚□□參謀之。日北爲民政總裁。南萬里爲副。分撥既定，更授大將□□以軍事之方略。其餘日本同志，皆助之而入內地。玉川及田伊藤皆在香港，而待雲行風起之時。議既決，佐渡丸乃拔錨。

■ 經綸悉破

久別而益親，故國之山川也。一旦歸而琵琶之湖，其澄秋波以映余；芙蓉之山，其蟠修眉以迎余乎。此因余之有所思而然也。彼山川其有何情乎？

雖然，無情者山川，而有情者則留香女史是也。余船抵神戶，乘汽車至橫濱。別孫君入京，與吞宇共潛於芝浦海水浴。更石未純，知以後之情況。更知狼嘯田經在上海糾合同志。既諸人漸來視余，於是東京梁山泊復出現。不數日，行囊爲輕，而留香女史聞聲而來。被於余出發後，移居於不忍池畔，再委身於浮川竹之流。今止與母同居，而招余往。余從之，始入於藝者之家，而吞宇君亦與其姊君相交。

以鬥雞、射雉、徵歌、使酒爲英雄之間事業。余實不然，今當革命計畫，百尺竿頭，轉進一步之機也。在京同志，日集□□會而議方針。更石君督部下同志四十餘，行附□□君之軍。其內有發東京而下九洲者。既而遠籐突自香港歸，數日，日北亦歸。於是孫君大失望，以爲首領去所部，則同盟之團體必散。而支那同志必大喪氣。彼如絕望於南方之事，欲自進而起波瀾於中央。止更石及部下之行，又通信狼嘯，止同志之南下，與更石外二三士向上海。既而南萬里亦歸，長崎晤孫君同行上海。

獨立之革命未起，而保皇黨支派唐才常受康梁之使，舉兵漢口，謀泄而敗。當道索維新黨甚亟。支那志士受

其影響。孫君等至上海，一無所成，欲轉行臺灣。更石以心在朝鮮不允，乃獨與吞宇上渡臺之途。

「渴不飲盜泉水，飢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余等立於盜泉惡木之世界，不忍飲息，而欲起革命以迴復亞洲之新天地。乃與熱心共和之孫君籌畫四年，而終無所成就。此後之事業何如乎？而余於心灰望絕之餘，忽有差強人意之事。則臺灣來電曰：「六日惠州義軍起。」於是奔告同志，與遠籬至橫濱。既而續電曰：「急送軍器。」夫軍器本爲菲島志士所購，爲政府所嚴視而不得出。猶保藏於小倉商店。菲島之事既不成，孫君乃借之於其志士，欲爲己用。今殆及鋒而試之時也。遠藤君先當交涉之任，而後余當其衝。然因是而知采辦者十六之非行，致誤大事。初進而爲偽造私書之發見，一轉而爲黨之問題，再轉而爲除名問題。事走歧路，空費時日。惠州之事止，而孫君亦歸。卽續爲裁判問題也。得麻翁之調停，草草結局。而孫君之意氣猶未餒，卽命余使上海。則最後之決策矣。

余至上海，猶有希望。淹留數日，不成而歸。孫君亦豫知事之難成，故不咎余。而曰：「天不亡漢，非戰之罪。留此以待後圖。」於是轟轟烈烈之新中國，幽幽慘慘之革命軍，百望全去！

孫君告余曰：「君去上海，同志中惡聲於君甚矣！」乃出一書示余曰：「君視之勿怒。成則爭功，敗則嫁罪。古今人之恆情。夫英雄志氣，如螺旋槍彈，在破疑難之空氣以向前耳。君勿失向前之心。」待余讀畢，卽燒之。呵呵笑曰：「君胸中如有一點不平之動，亦如此燒棄。」余聞之爽然。

歸東京，叩木翁之邸。翁笑曰：「同志中對君有歉意。明日，余置酒看爲君調和之。」明日，同志皆集。主人先言曰：「不逢不語，彼此之情不通。今此會，溫同志之舊交也。」且飲且談。酒三巡，更石君先問曰：「中六事件如何？願聞其詳。」余曰：「余欲不守祕密之德義，無麻翁允許，則不吐露。」此日麻翁當來而未來也。被固強，余斷不

允。於是彼之質問，一變而爲嘲笑，余亦大怒。兩不相讓，而革命軍之大將，遂挺刃而自閔，余搏不勝，破其額，血流至襟，諸同人強制之入別室。醫來施療，十數日而愈。至今，前額有半規月形之癥。觀余真知其爲失足之紀念也。

與孫逸仙書

余受更石君創擊之時，不覺苦痛。夜深人靜，則悲憤中來。思人情之可怖，疑憎我者之必多。則孫君之心果何如乎？得無逐羣疑衆，誘以擬我之後乎？果如此，不如自進而述中六事件之經過，以釋其疑。病牀馳筆，經草一文，以致之孫君。文曰：

逸仙先生足下：辱交於茲，垂四年矣。以大君子之容人，而效奔走於三色之旗下。謀事不成，屢遭蹉跌。然不足以灰僕之心也。乃者譏口中傷，惡聲四出。以先生知僕之明，本不待乎陳辯。第吾兩人心性，尙未至乎至聖靈通，拈花微笑之境。距離又遠，難保無風雲阻隔。故謹敍中六事件之經過於左右，表明心事。先生若有疑乎？願得此以解之，無則笑而棄之。

方先生在臺面電促軍器也。僕與遠藤木翁豫想方法，皆知急送之難。然其始中六實以全權獨當交涉之衝，未由窺其機奧。適中六有巡遊他方之說，遠藤遂詰以準備而止其行。否則請立代人而當此事。彼不得已，面囑遠藤以委任狀，此遠藤出中六而與小倉相接之原因也。

遠藤訪小倉要求彈丸授受之事。彼曰：時有不利，故不能引渡。遠藤曰：『今當急送之時，豈費代價而無權催送？』彼曰：『品物雖屬於君，然定運送之機，我權內之事也。是在與中六所契約之簡條中。』遠藤聞之，且驚且怪，強求檢查實品。彼曰：『此品今在□□倉庫，雖吾不能易見，且二百五十萬品。如何檢查？』遠藤曰：

「吾奉職□□，略諳此道，可以方法概定之。」彼悄然曰：「此品原廢物，不如輸國外以占巨利。」此中六所貽與君等之利便也。遠籐聞言，益驚且怪，蓋小倉之意，誤以遠籐爲與中六同臭之人。於是馳告木翁，又以電話招僕，至是而中六之非行明矣。

小倉與中六既肥私而誤公，則彈丸之運送何如乎？乃電告先生，而先生復命曰：急送代金。至是木翁乃親訪小倉，彼曰：「以一萬二千五百金買返可也。」翁曰：「對於六萬五千，而所償不及五分之一，未免太酷。」彼急遮之曰：「否，吾所受者五萬金，而此五萬中之利潤，猶多歸中六與夫關於中六方面之人。」於是知中六之所私實不少。乃強請出三萬金，彼乞暫緩回答。繼請再獻二千五百。則計以一萬五千金而買返此丸也。木翁謂余曰：中六之罪不可道矣。雖罪而責之何益？若設法使彼以所肥者仍獻於公，合之小倉之一萬五千金，以應前敵之急，然彼常貌爲貧而介，苟直接交涉而使償金者，決裂之事也。故宜示意小倉，使中六與彼爲表面之談，冀小倉或有勸告，藉小倉之名而出金，其如何？

方惠州之軍報起，僕與遠籐早至橫濱，既屢聞勝利之電，魂飛肉躍，實恨不能飛渡支那海而奔走麾下。雖夢中絃索，如聞大軍凱歌之聲，而所以絆此軀者，實中六之事也。中六歸而僕往見，依木翁之意，而演謎語。實則要其所肥之一萬五千金也。彼如有覺悟，允與小倉談判。

次日復訪中六，未得要領，而木翁以電話招余，則遠籐亦在。於是知中六之馳驟，乃與吾輩日遠。

遠籐報告曰：吾而中六，適彼問小倉而歸，見余憤然曰：木翁不義無情之侖，至小倉而詈吾者何事乎？吾與彼爲政友，而視之曾商人之不若言次，殆如狂人，窺其意，蓋彼至小倉而勸出金，而小倉亦以彼所行之非爲勸。於是不得不取證木翁之言（即五萬金與六萬五千金之別）彼自知衆口不理，狼狽周章而演此狂劇。然

而此一事也。事之外猶有事，則私書私印之偽造是也。

翌日，僕訪中六而遠藤先生，僞爲不知而問小倉之返答。彼強言厲色曰：吾自後不與彈丸之事。僕問以故。彼復罵木翁。僕曉之曰：事非木翁，而歸孫君，非孫君一人之私，而天下之公議也。君與木翁有爭，異日可也。今奈何以私憤棄天下之公義，不速了此事。彼復如狂劇者，揭無條理之言。僕遂怒之，與遠藤熱罵而出。於是第一平和之手段破。

中六既不可喻，而小倉亦非願捨其資者。但失前與小倉德商之間所換之品物交換書，又不能不煩中六，於是日北任其勞，由中六之手而得德商之書，以了結小倉之方面。

中六既奪自棄之勇，而張背水之軍。與木翁爲敵。乃游說黨之一角曰：木翁之傷吾，欲摧舊革進黨之勢力也。此時木翁猶祕中六之非，而世皆知木翁與中六不善，且有詰問事實者。漸爲黨中之一問題，而木翁猶不輕發，惟密告黨之二三領袖。時則先生已從臺灣歸而發見私印私書之偽造。

一日有小島君忽然來訪僕。謂僕曰：昨中六求會見於吾，吾不見中六久矣。其必關於君等之件者。訪之如何。此日木翁行仙臺不在。僕勸往。歸告曰：中六外強而中乾。其意欲應機使吾當調停之役。翁聞言甚喜。於是復從事於平和之落着。

既而中六賴小島君來求會見於木翁。翁答曰：會見可也。然吾與中六不單見，須有一二友人之臨席。就麻翁莫北岡浩中選之。會見之處，亦於三人之家。乃定莫北家中，而請麻翁之臨。至期，翁使僕作偽造書之寫本，懷之而臨會場。歸報曰：中六之演說甚長，其巧辯足以飾非。說畢，余無言。惟出二偽書示之，彼不能禦，遂服罪。此會見爲祕密之會見也。素不發表於人。會合之人，亦爲中六守祕密之德義。况中六既服其罪而願償，則

一縷之希望又自此生矣。何圖朝報偶揭中六之非，將驅逐於名譽之世界，而絕政治的生命。其狼狽無論。又偶有更石君求會見於彼。君以膽力鳴，彼有罪惡而恐怖也。固矣。中六之意，以爲是木翁所教。翁欲自明，惟有乞記事之中止，且寬期而會。而朝報竟不收其銳鋒，并偽造書而亦暴露。此非對於中六死刑之宣告乎？於是彼益探毒血之決心，而第二平和之手段亦破。

中六之方面如此。而木翁之方面，又有新生之問題：則於黨內之處分中六時也。自偽造書一顯於紙上，向翁而促此處分者太急。翁亦無由曲庇。竊勸告以退黨之事。中六不允，乃以總務委員之權力而除之。

平和手段既破，所存者最後之一策耳。起訴是也。然中六曩對木翁而言償。故先生攜書而訪中六，而中六之答如彼。先生怒之而欲起訴，乃托法律之事於三善君，復以更石所薦無報酬之梅井君爲副。此僕與先生共歷之事也。

僕等既探最後之決心，以對中六之毒血。而却以二木君之一言而轉向者。此不得不述於先生者也。二木君，僕之親戚也。送書招余，時富井君亦在座。二木君曰：君之意，欲陷中六於死地乎？曰：「否。」然則木翁如何？曰：「與僕同意。」彼掉頭曰：「木翁之窮追中六，實過酷矣。曰新聞，曰除名，以此二事，天下既目木翁爲無淚無血之人。今又聞起訴中六，是豈欲斬中六而反自傷乎？」僕隨辯事之經過，而曰木翁豈不知一身之利害，但思對於孫君之義理，想自己之責任，不得已而出於此。彼甚有解色。忽一變其語調曰：然乎？是實君所以酬木翁知遇之時矣。僕問其故。彼答曰：吾之比於世人多悉木翁之心事。然居外部而觀，且思木翁之無情也。且夫中六鬼域之技，雖不可道。然君非曾一信賴而依托以大事者乎？彼有罪，君等不明之責，自在其中。何不大大君心胸以迎中六，且使木翁脫世人之疑。僕聞言心動。然知中六奸智，能對敵情而弄緩急。故所言終無濟也。

臨去。彼云中六今日來乞調停。

既而木翁電招僕言麻翁來訪。竊言窮迫之非，吾反駁其言，彼去。使吾傳言會君於紅蕪館。此日蓋與先生一會於小島之寓。訪辯護士三善而不值者也。麻翁之言，略如二木。僕略述其事之不得已。翁曰：事情吾知之，但我木翁之良友也，想君亦然。而君孫君之至友也。君與木翁致力於異鄉亡命之士之高義，吾甚感動。但中六與木翁亦爲多年政友。如爲活孫君而殺中六，是豈仁者之所爲乎？木翁云：吾弄奸智而啜亡命志士之膏血，不有可洒之淚，是理也。理雖爲理，然人間之淚，不洒於理而流於情。君等若強遂行其決意，則世界之同情，甯傾於中六，却上木翁以無淚無血之徽號。夫何不勒馬懸崖，以保全木翁之譽，而遂孫君之事。但君若有其心，吾請當中六之方面，願君不言額之多寡，以返金員。余諾之。此實平和之着之再起者也。

麻翁又曰：君若容我之請，則中止起訴。僕曰：非也。余等約三善之會行，猶餘二日。想君與中六之談，一席可決。僕又曰：吾甚疏於金錢之事，願得好顧問。乃推小島君。

二日後，僕與先生往訪三善。乃知對於中六之罪，雖有定法，然事涉隱謀。關於日清菲德四國之件，關係之人，又不可不受一應再應之調。至於終局，約費數年。故先生之意亦動。又恐爲中六所知，乃故示麻翁以進行起訴之狀。終以中六之一萬三千金來，草草結局。此又僕與先生共歷之事也。

事實如前所陳，今請括言其要。則不殺中六而立義於先生者，木翁最初之希望也。甯殺中六受無淚無血之嘲而立義於先生者，木翁最後之決心也。而救中六於九死復欲自出千金以補中六，而先至不受者，麻翁之至情也。僕不幸而承乏於其間，又不幸而洞察兩翁之心事，又能知先生之狀況，死不感施爲之苦。無所狐疑而當其衝耳。

僕言盡於此矣。中六之起訴不成，而僕反若起訴於先生者，知先生之笑其愚也。然使僕至於此愚者誰乎？陳其情於左右，希與先生之交情，完於萬世也。先生其鑒之，幸甚。

惠州之革命

惜哉惠州革命之事之不成！惜哉惠州革命之事之不成！

惠州之事，承菲島獨立之後而起者也。南洋之陣雲，既被海風吹散，乃捲旗息鼓以入亞陸。種藥雲彈雨於珠江五嶺間。吾輩之苦心可知也。菲島之事，盡人能言。惠州之事，余請述之。

方明治三十三年六月，孫君與余發橫濱而問香港也。密傳令於廣東之部將，命招集壯士六百人於三州田山寨。（三州田在廣東大鵬灣附近自香港舟行一日之處）及至香港，略發布置施設之令。自經西貢向新嘉坡以規遠勢。余等既畢所事，待孫君於新嘉坡擬同歸間道入三州田自司機以待革命爆發之猝發。而適因新嘉坡之疑獄，放逐五年。孫君亦不能留。遂迴鷓首而東，復向香港。

三州田之山寨，既為革命軍之根據地。六百壯士齊集以聽將令。而洋鎗僅三百桿。彈丸各帶三十發。幸黨中有通省城某營之隊長，孫君給資使密買兵器。又命買收小汽船，直入山寨。而又有香港總督之疑忌，不能潛入大陸。乃傳令固守三州田以待後命。更迴鷓首而東，以向日本。

至是而革命之事機不成矣。蟄雷未鳴，陰雲且散。兩師風伯，分道回旗。孫君歸數月，有所計畫。百無一成。三州田之革命健兒，軍需將賈，漸分散於附近同志之家。以八十人留守。惟近鄉樵牧，語入山寨者，皆囚拘之使不得出。於是風說漸起，一吠聲，百吠影。六百有餘之同志，遂有數萬人馬之謠。兩廣總督乃命水師提督何長清率虎

門防軍四千進軍深洲，陸路提督鄧萬林率惠州防軍填紮淡水鎮隆，以塞三州田之出路。而清兵聞我軍勢盛，不敢深入，殊不知內容寡弱，此時若以八千兵長驅直搗，則六百健兒，可一朝就縛，爲革命軍之犧牲久矣。敵兵計不出此，我軍乃致電大總統，乞其速進。孫君仍傳令曰：若天機已洩，宜暫解散。而寨內之人，以天險足恃，又知敵軍之不遽入，復致電曰：若能送彈丸於某地點，當引軍來就，乃指示廈門時，則大總統領祕密行在臺灣矣。卽電余請急送軍器，而中六之罪行遂於時發明。

山遙水隔，孫君之傳令未達山寨，而水師提督何長清已移前隊二百人駐沙灣，確騎及於橫岡，將進探三州田。我軍思坐以待敵之不別，不如先發制人，趁一擊以喪敵膽。某日夜，領袖黃口，遂率敢死士八十，襲敵軍於沙灣，陣斬四十人，奪洋鎗四十餘桿，彈丸逼碼數箱。敵不知吾衆多寡，皆駭潰奔還，軍聲大振。

海嘍搖搖於虎門山上，轉射新安之城頭。曉風微吹，見三色之旗，共霽雲而飄颻於野。則革命軍同志五六千，會集此處，欲待三州田壯士之至，以共薄新安城者也。我軍旣破沙灣之敵，方待天明，乘勝襲擊，而大將口君適自香港帶大統領復電以至，乃集衆橫岡改軍，今取路東北以向廈門，遂不及合新安虎門之軍，而其勢一渙。

沙灣之戰雖勝，而敵人之中軍猶未挫也。控衆三千，陣於淡水之上。軍前敵必經之，降鎮猶駐兵一千。吾軍六百，諳軍事者不過秦半。乃於平山龍岡號召得千餘人，向鎮隆直進。敵兵已出佛子劫，扼險而陣。吾軍中無軍器者，皆令執戈矛在前，持洋鎗者分左右兩翼，乘敵軍之不備，匍匐上山。薄壘大呼，敵復驚潰，殺傷甚多。是役也，生擒敵將杜鳳梧及敵兵數十人，奪洋鎗七百餘桿，馬十二頭，旗幟號褂翎頂之數，不可勝計。而彈丸五萬餘，又入我手。是夜我軍駐宿於鎮隆。

虎門新安之同志不相同。而博羅城內之同志亦不能起。（此團時陷於惠州城）清兵陸續而來，有萬餘之

多。而敵將提督劉邦盛至而馬維祺莫善積亦至。而鄭潤材劉永福亦不日至。口君乃知衆寡不敵，率隊望永湖而進。途中歷二、三小戰，步步爲營，夜至永湖而駐宿。此沙灣戰後之第五日也。

開戰五日，而革命健兒無一傷亡。全軍整肅秋毫不驚。兵所至處鎗聲一絕，而爆竹之聲繼之。牽羊擔酒，相望於道。皆曰仁義之師哉！至是同志來投者，復有數千人之多。

自永湖拔隊行數里，忽大將軍中傳令曰：今日有血戰，遂駐兵。見淡水退回之敵軍及惠州之派兵會合一處，約五六千。我軍僅有洋鎗千餘桿。然我軍實大無敵，大無畏。如巴蛇之將吞象者。斯時洋鎗隊爭先登三色之旗，摩敵壘而入。戰鬪數時，敵軍大敗。向惠州城淡水白芒花四散逃竄。鎗中提督劉萬墮馬復逸。奪洋鎗五百桿，彈丸數萬顆，馬三十餘頭，生擒敵兵百數人，皆截其髮，使爲軍役。

三戰三捷，一噴一醒，落日胭脂，閃閃射敵軍殘壘之角。照見淋漓欲滴之碧血，與隔村鬼火相掩映。既而涼月東升，四山烟合。敵軍既遙，乃乘夜向白芒花以躡其後，至天明不見蹤迹。父老歡迎子弟之來投效者，驟得五六千，合計得一萬。乃整糧餉以爲遠征之備。則開戰之第七日也。翌日向廈門而進，沿途無敵。紀律未備，行程甚緩。惟所至無侵掠之事。夜不敷宿，張天幕以爲營。行三日而至崩崗墟，復無敵人。明日將拔隊，忽見隔河敵騎壅至。乃據崩崗墟以爲守，布陣接戰。敵軍之應戰者七千餘人，相持不下。我軍終固守營壘，徹夜戒嚴。刁斗之聲，四山響應。第二日之情形如昨。入夜，我軍出小隊以襲敵陣，自夜達旦。敵稍却，我大無敵，大無畏之革命健兒。蓐食後，奪呼齊出，遂壓敵而陣。苦戰數時，敵大敗。終以彈丸不繼，不能窮追，惟望至廈門以待接濟。

第十四日拔隊起程，至三多祝投宿。十五日，四鄉同志來投者甚多。前後總計二萬餘。是日編置隊伍，大備糧餉，以便三多祝至梅林間五日之程。是晚至白沙宿。

鳴茄打鼓，革命之同志，方拔隊起程以向廈門之時，忽有從香港經海豐而至軍中之人，傳孫君之令曰：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卽至廈門亦無所爲。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嗚呼！此劈頭之大打擊，實足灰同志之心，而流方銳之氣。軍中二萬之革命健兒，接此報，皆眼皆欲裂，拔劍擊石，憤呼之聲動野。乃集領袖會議，皆曰：廈門旣不能行，不如沿岸退出。渡海再返三州田山。設法自香港購入彈丸，復向西北，集新安虎門之同志。一氣陷廣州城以敷號令。議旣決，不得已解散附從之同志。惟存洋鎗手千餘人，分海陸軍回大寨。時革命地之根據地三州田山寨未落敵手。水師提督何長清僅移其深州之軍駐紮橫岡。同志乃謀襲橫岡以擒何長清。然軍無資糧，彈藥不繼，空抱奇策。英雄無用武之方，不得已而至於解體也。

開戰二十餘日，同志二萬餘人，大無敵，大無畏。所向克捷。戰死者僅四人耳。皆革命軍之犧牲兒也。九衢僉楚三戶英雄，吳脊不靈，鬼雄獨嘯，耀懷入地。隨斯巴達魂以遊血面朝天，繼童汪鑄靈而起。嗚呼！彼則一瞑不視，就其心之所安。余等號爲革命之大將者，至今日而成事何如哉！

以吾輩所一身希望，百年籌畫之支那革命軍，僅曇花一現於珠江五嶺間。壽命不長，瞬焉銷鑠。於是與統領復自臺灣歸。余以中六事件爲更石所傷，養療於不忍池畔。而忽得一慘駭之事。則史豎如君之悲報也。彼自支那歸香港。方余與孫君迴航日本之時，曾與握別。旣通惠州之軍，單身入廣東省城，投爆裂彈於總督之署，斃廿餘人而就捕縛。自是一十八齡美潤如玉，溫柔如鳩之革命健兒，史豎如先跳身以試野戀政府之斷頭機。從容而就義！

惠州之事已矣！風捲殘雲，三色之旗如睡。而革命之敗將□□君逃來日本已截辮髮，脫滿州之服，實使人不堪今昔之感。彼又傳一悲報曰：方革命之迫惠州城，日本同志□□君來投助。及軍返三州田失其蹤跡，意者

死於亂軍之中乎？

後數日，復一悲報至。曰：革命軍領袖楊雲衢君爲刺客所殺於香港之寓。是兩廣總督德壽懸金四萬兩以購其頭者。君名飛鴻，在香港隱於蒙師，而實熱心共和，銳志革命之一偉男子也。香港政廳索兇手甚急，德壽恐露其喉使之迹，乃捕僞兇以處斬刑。今聞真主名者已就縛矣。好頭顱，誰當斫去楊君豈瞑目哉！

至是而新世界痛陸沈，共和國墮黑闇，革命軍成天折。回首前塵，俯仰身世。海市與蜃樓，與鏡花，與水月，與非市，非樓，非花，非月，而實余之夢也。菲島之夢，幻夢也。惠州之夢，噩夢也。大將豪傑賊軍謀叛之夢，邯鄲之夢也。平等博愛，自由民權之夢，鈞天之夢也。東京對陽香港七番雪令政子待合松榮留香女史之夢，揚州之夢也。余不知今日之尙爲夢乎？語曰：「塵世夢中夢，夕陽山外山。」又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余夢中說夢，更不知大宙之夢何時醒乎？

唱落花之歌

夢既醒兮，花既落兮。華嚴之夢，索之於空花之域兮。文明之花，植之於化人之國兮。如潮如海之志望，余既得如花之諾兮。半面之情愛與半面之希望，相伴而相逐兮。撒手歸來，撫身世其寂寞兮。

余既決心脫名譽之世界，置身於世所卑下之境。乃告留香。彼垂淚而慰余曰：「往事誠苦矣，然苦盡則甘來。佇苦停辛，以待東皇之返顧如何？」又曰：「子如是，吾將何以爲情傷哉。浮萍一轉，乃復墮落於塵劫中乎？」余無言，然余志已定，終不可挽。

明治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至芝愛宕町下寄席八方亭。而訪桃中軒雲右衛門，彼目下第一流之浪花

節語者也。適行橫濱不在，入夜復往訪。彼導入樂屋，叩頭再拜而乞爲弟子。彼愕然曰：「饒歌乎？雅樂乎？革命軍大將何爲入藝者之家？」余於是自悔其疏忽。偶見座邊有『二六新報』，乃繙示三十三年之夢曰：余書自己之經歷，易半生之懺悔，實希棄世而入浪花節之羣。願諒此意而許之。彼遂允諾。嗚呼！「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龜年猶現，余夢其此時哉？

翌日，雲右衛門與其夫人偕來訪余。余以師之禮待彼。彼請結爲兄弟。曰：「君依余而學藝，余依君而聞道。」旣而酒肴錯雜，猶自留香之手而運出者也。花乎！余見汝迴風之舞，余見汝半面之粧。余見汝黯然辭枝，雪紅淚其如瀉。余見汝飄然墮溷，犧牲此冰肌玉骨於人間世也。余不夢羲皇，余不求兜率。余不欲蹈東海，余不願死醜酒婦人。而落花一曲，實余之夢境歸結於此時也！

四月三日，余遂別不忍之池，出留香之寓，而爲桃中軒門下之一弟子。世事人事，無往而不爲夢。逐夢之後而說夢，乃更入新夢之世界乎！花非花，余非余，共和非共和，革命非革命。微笑而問之曰：「三十三年落花夢。」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隣



36.
9-3.